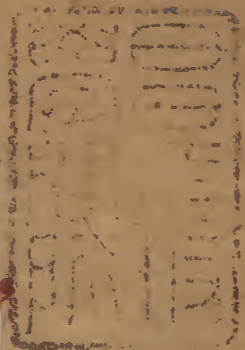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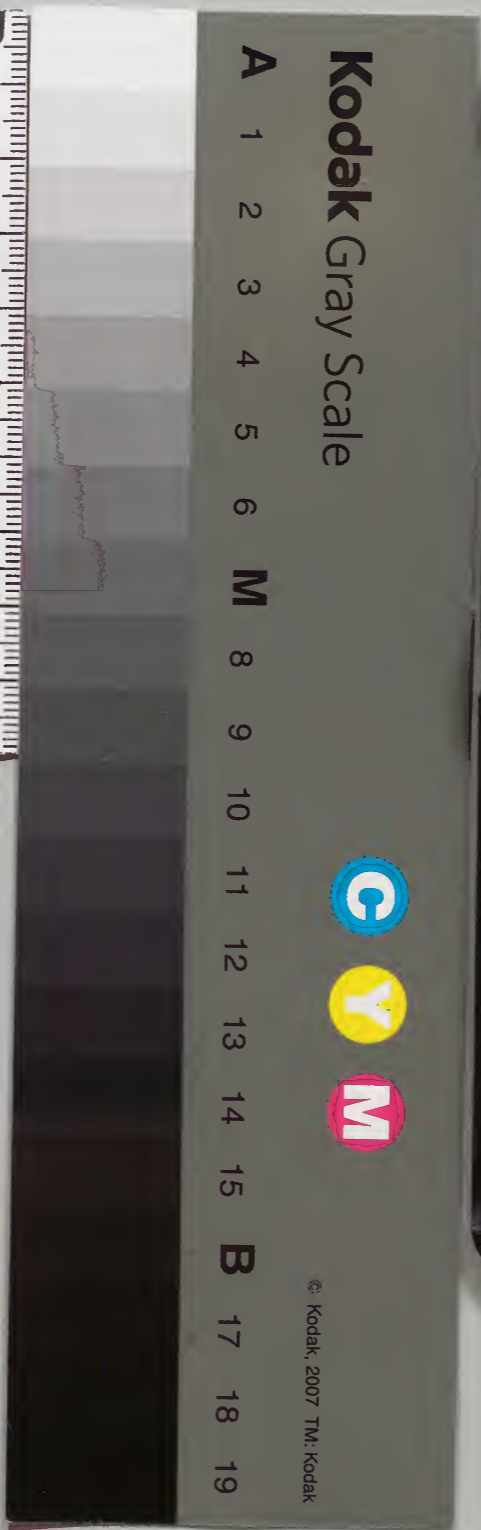
檀几叢書餘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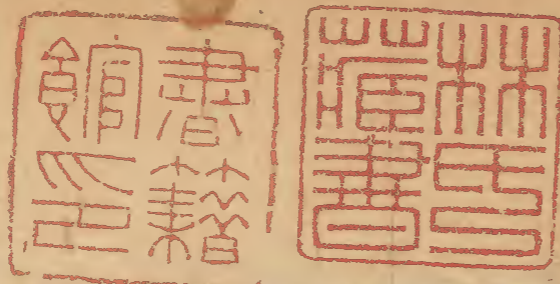


漢書門			
三	一	七	號
四	一	四	函
九	一		架
三			冊

內閣文庫			
三	一	七	漢
七	一	四	書
二	二	四	冊
九	一		架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3174	
冊數	12 (8)		
函號	371	27	





檀几叢書二集卷十七

嶽山經



武林王倬

丹麓

同輯

天都張潮

山來

嶽山經

嶽陰東蔭商雲雛撰

並注

雍州之隩曰太嶽之山。高五千仞。廣十里。陵崢骨立。質如削成。

山海經曰。太嶽之山。削成而四方。其高五千仞。其廣十里。鳥獸莫居。

東望松果。西望小嶽。載馳載趨。

嶽山經

楊敬之舉山賦曰。嶽之尊。燭日月居乾坤。諸山並馳。附麗其根。

是惟西嶽

爾雅曰。舉山為西嶽。水經曰。舉山為西嶽。在弘農峯陰縣西南。

玉羊之精

周易是類謀曰。西嶽玉羊。鄭玄注曰。玉羊。舉山之精。

白帝少昊司之。百神之所冢也。

上真衆仙記曰。金天氏為白帝。治舉陰山。山海經曰。舉山冢也。其祠之禮大牢。

盤古氏死。委厥足。

述異記曰。盤古氏死。足為西嶽。

巨靈掌闢以通河曲

遼甲開山圖曰。巨靈得玄元之道。與元氣一時而生。混沌之師。九光祖也。能造山川。出江河。述征記曰。舉山對河。東首陽山。黃河流于兩山之間。古云本一山。當河。河水過而曲行。河神巨靈。手盪足蹋。中分為兩。今睹手跡于舉嶽上。而足跡在首陽山下。楊雄河東賦曰。河靈夔。踴掌舉。蹈襄。張衡西京賦曰。綴以二舉。巨靈鼎。高掌遠蹠。以流河曲。

軒轅氏泣止。乃會神祇。

史記曰。天下名山八。而三在蠻夷。五在中國。中國舉山。黃帝之所常遊。與神會。

有虞氏西巡狩。羣后來同。

尚書曰。八月西巡狩。至于西嶽。如初。

其陰夏后氏導河之域。

尚書曰導河積石至于龍門南至于華陰。

其陽有周氏歸馬之所。

尚書曰歸馬于華山之陽。呂氏春秋曰九蕪秦之

秦昭王從天神博是勒于此顛其博箭以松栢之心

為之長八尺棊長八寸。

韓子曰秦昭王令工施鉤梯上華山以松栢之心為博箭長八尺棊長八寸而勒之曰昭王嘗與天神博于此。

祖龍將亾遺璧滿池。

史記曰秦始皇三十六年秋使者從關東夜過華陰平舒道有人持璧遮使者曰為吾遺滿池君因言曰今年祖龍死使者問其故因忽不見置其璧去使者奉璧具以聞始皇默然良久曰山鬼固不過知一歲事也退言曰祖龍者人之先也使御府視璧乃二十八年渡江所沈璧也一見樂資春秋後傳

挾玉函探金策。

神仙傳曰陰長生裂黃素寫丹經一通封以青玉之函置太華山。

厥惟漢武與唐明。

漢書曰武帝元封詔曰朕用事華山至于嵩嶽立宗實錄曰開元十二年上幸東都勒石華嶽祠御製碑文駕還以文示百僚有五色雲見于前。

其峰有三

楊敬之華山賦曰。三峰相差。昭文館記曰。蓮花峰上。有三峰。上接三光。青松綠竹。叢生高岡。白雲翠靄。施于幽草。懷蘊金玉。蓄藏風雷。為大帝之別宮。迺神仙之窟宅也。

其洞有四

登真隱訣曰。嶽有四洞。東曰朝陽。西曰西玄。南曰正陽。北曰水簾。水簾洞一名石仙洞。深三百里。中有瑤臺玉室。樹則蘇茅芳林。泉則石髓金精。遙望洞方員可丈餘。鳥道絕通。人蹤罕到。時出異色雲氣。洞口上有丹石。間青石。似丹青畫出仙人之狀。冠幘衣服。無不周備。高下大小如人形。十大洞天記曰。第四華山。西玄洞。周迴三千里。名極真洞天。其洞中天地高大。日月星辰。風雲草木。與外無異。惟日停輪耀赫。朗接太空。宮闕樓臺。盡是金玉。七寶所成。傍生紫林芳花。玉髓金津。乃長春之境也。

石池二十八所。上應二十八宿。

昭文館記曰。蓮花峰上。有石池二十八所。上應二十八宿。

玉井一規。生千葉蓮花。服之羽化。

華山記曰。華山頂上有池。生千葉蓮花。服之者羽化。三水小牘曰。王玄仲欲登蓮花峰。約寺僧到峰頂。當起烟為信。翼日持火而登。僧候之數日。果有烟起。留二旬。乃復下。僧問之。云。峰頂有池。菡萏盛開。可愛。其中又有破鐵舟存焉。

其中有巨石如龜。玉女位焉。

集仙錄曰。山頂石龜。其廣數畝。高三仞。其側有椽磴。遠皆見。張衡思夕賦曰。載太華之玉女兮。

爰有五白。其水泠泠溶溶。名曰洗頭盆。

集仙錄曰。玉女祠前。有五石曰。號曰玉女洗頭盆。其中水色碧綠。澄徹。雨不加溢。早不減耗。

是惟玉漿以酌帝觴。

詩含神霧曰。太華之山。上有明星玉女。主持玉漿。服之成仙。郭璞舉山贊曰。舉嶽靈峻。削成四方。爰有神女。是挹玉漿。其誰遊之。龍駕雲裳。

石壘廣數寸。其深莫測。

王處一舉山志曰。玉女祠石龜跡如折裂。闊五寸。深不可測。以物投中。食頃猶聞其下聲。卽古之進簡于嶽府之所也。

石馬臨其前。夜琴琴有聲。

集仙錄曰。玉女祠內。有石馬一匹。王處一舉山志曰。玉女祠前石馬。夜聞嘶噉之聲。頂上隱者常見。

之

其岐有平廣。其數百武。有草焉。如帛如布。是生少辛。服之體生香。

爾雅曰。帛似帛。布似布。舉山有之。范子計然曰。細辛出舉陰山。色白者善。

其東南有太上泉。泉側有池。生草焉。其葉如劍脊。其根寸有九節。其名曰菖蒲。服之令人不夭。

述征記曰。山頂有靈泉二所。一名蒲池。一名太上泉。其上有三峰直上。晴霽可睹。昭文館記曰。頂之東南峰。有老君洞。洞次北有太上泉。泉之傍有老君菖蒲池。其葉細如劍脊。其根每寸九節。服之令人強健。延年益壽。

其間有石鼓不擊自鳴。

華山記曰華山高崑四合重嶺秀起上有石池北有石鼓父老相傳云嘗有聞其鳴者

其西南有松而五鬣上晉女蘿下產茯苓千年化為

琥珀其光照夜

本草圖經曰茯苓生華山枯松樹下形塊無定以似人龜鳥形者佳王處一華山志曰嶽頂西南峰上有五粒松平如偃蓋上有青蘿長百尺下生茯苓具如人形時生琥珀夜即有光如荷花晝如牛目服之退舉夜可書字

其東北有栢葉紫而枝衢含露如滴可以已膏

續齊諧記曰弘農鄧紹嘗八月其入華山採藥見童子執五綵囊承栢葉上露皆如珠滿囊紹問

三月此何為答曰赤松先生取以明目言終便失所在王處一華山志曰華頂東北峰上有紫栢葉際碧露以五月五日泔囊接之食者可作地仙

其背有石斑如手形是曰巨靈掌長廣數尋赤光熊

熊

潘岳西征賦曰眺華嶽之陰崖觀高堂之遺蹤獨孤及仙掌銘曰霞施烟噴雲抱花捧賈氏談錄曰華嶽掌其石丹紫正如人肉色每太陽對照則盡見之及日暮則漸隱而不見樵者云仙掌者蓋絕地之上羣壑聚會之所石色赫然望之適類其掌耳

其西北有洞立石室是實惟五靈立老降臨之宅

王處一華山志曰洞立石室在頂之西北峰清虛真人裴君精思至道降五靈立老之所

泉水出焉。而北流注于谷。如練如虹。洛洛如雨。

登真隱訣曰。石仙洞上。有瀑布。飛流直下三千餘丈。

其搏有穴。肥蠟居之。

山海經曰。太華之山。有蛇焉。名曰肥蠟。六足四翼。見則天下大旱。

其上無鳥獸。而多草木。其下多黃金。礪石。

爾雅曰。西方之美者。有華山之金。石焉。本草曰。白石。生華陰。味甘辛。大如指。長二三寸。六面如削。又曰。禹餘糧。出華山。禹嘗採此當糧。根如蠟。皮如茯苓。人取以當穀。不飢。

其木多松柏。枇杷。栗。林。柿。實。

見大

晏子曰。君子若華山。然。松柏既多矣。望之盡日。不知厭。○華山記曰。華山講堂西頭。有枇杷園。○又曰。西山麓中。有栗林。藝植以來。蕭森繁茂。○本草圖經曰。朱柿出華山。皮薄而甘。

其草多草蒿。管松。石韋。石南。威靈仙。赤地利。黃精。白芝。

本草曰。草蒿生華陰川澤。一名青蒿。一名方漬。葉似茵陳。而背不白。高四尺許。○抱朴子曰。天門冬。在西嶽。名管松。○本草曰。石韋生華陰山谷。味甘溫。一名石皮。葉如柳。背有毛。而斑點如皮。以不聞水聲者良。○本草圖經曰。石南生華陰山谷。味辛。苦。葉似莽草。色青黃。背有紫點。女子不可久服。令思男。○又曰。威靈仙。出華山。葉似柳。花淺紫。根生稠密。冬月丙丁戊巳日採。○又曰。赤地利。出華山。春夏生苗。作蔓繞草木上。花子皆青色。根若菝葜。皮紫赤色。味甘平。○王處一華山志曰。仙人居華

壇。九。峯。經。七。二。集。

山常餌黃精。○本草曰白芝一名玉芝生舉山。

其地間出玉。

崔豹古今注曰章帝建初七年玉珪出弘農舉陰
崔鴻十六國春秋曰石季龍使人探策于舉山得
玉版

其土可瑩劍。

異聞錄曰雷煥得豐城劍取南昌西山下土拭劍
張舉以南昌不如舉陰赤土報煥書兼以舉陰土
一劬致煥煥以拭劍轉精明

其靈異有神馬神龍出入必以風雨

王處一舉山志曰漢武帝時有神馬自舉山出帝
令置內棧馬不久留令人尋之見在舉山谷中石

龕下故名藏馬谷。藏馬龕東北澗中石上馬跡尚
存。酉陽雜俎曰元和中史秀才遊舉山憩一小溪
忽有一葉大如掌紅潤可愛隨流而下史獨接得
寘懷中食覺懷中漸重潛起觀之葉上鱗起栗栗
而動史驚懼棄林中白衆人曰此必龍也須臾其
中白烟生彌于一谷下山未半風雷大至劇談錄
曰唐咸通九年春舉陰南十里餘一夕風雷暴作
存龍移湫白遠而至先其崖岸高無貯水之處此
夕徒開數十丈小山東西南北峰巒草木一無
所傷碧波廻塘疎鑿京雜行旅枉道就觀車
馬不絕音逮于累日

其宮觀有集靈宮集仙宮存仙殿存神殿望仙臺望
仙觀上方白雲宮中方太清宮下方雲臺宮鎮嶽靈
仙寺崇寧萬壽觀歷代所起也

漢書曰舉陰有集靈宮桓譚仙賦序曰舉山下有集靈宮漢武帝欲懷集仙者故名殿為存仙門為望仙三輔黃圖曰集靈宮集仙宮存仙殿存神殿望仙臺望仙觀俱在舉陰縣界皆武帝宮觀名也王處一舉山志曰上方中方下方三宮皆因羽人焦道廣建唐玄宗天寶中命石補闕集賢學士衛包撰修三方記漢武帝拜歲壇唐太宗修為鎮嶽靈仙寺後或名勝會院或名昭慶寺西嶽真君廟崇寧中改為崇寧萬壽觀紹興中改為報恩廣孝觀齊阜昌中改為迎祥觀

其神仙有馮夷

博物志曰馮夷舉陰人也得仙道化為河伯郭璞馮夷替曰稟舉之精食惟八石乘龍隱淪往來海客若是水仙號曰河伯

茅濛

三輔舊事曰太元真人茅盈內記始皇三十一年九月庚子盈曾祖父濛于舉山乘雲駕龍白日昇天先是邑人謠曰神仙得者茅初成駕龍上昇入太清時下玄洲戲赤城繼世而往在我盈帝若學之臘嘉平

毛女

列仙傳曰毛女字玉姜在舉陰山中獵師世世見之形體生毛自言秦始皇始皇宮人也秦亡入山避難遇道士谷春教食松葉遂不饑寒身輕如飛百七十餘年所止巖中有鼓琴聲云

赤斧

列仙傳曰赤斧者巴戎人也為碧雞祠主簿能作水瀕鍊丹與消石服之三十年反如童子毛髮生皆赤後數十年上舉山取禹餘糧餌賣之于蒼梧湘江間累世傳見之手掌中有赤斧焉

青鳥公

真誥曰青鳥公者彭祖之弟子也入華陰山中學道積四百七十一歲十二試有三不遇後服金液而昇天太極道君以為試三不遇但仙人而已不得為真人

脩羊公

列仙傳曰脩羊公者魏人也。在華陰山上石室中。有縣石榻臥其上。石盡穿陷。略不食。時取黃精食之。後以道干景帝。帝禮之。使止王邸中。數歲。道不可得。有詔問脩羊公能何日發。詔未訖。牀上化為白羊。題其脇曰脩羊公。謝天子。後置石羊于通靈臺上。羊後復去。不知所在。

裴玄仁

真誥曰裴玄仁右扶風夏陽人也。漢文帝三年始生。得道。登太華山。入西洞。玄石室中。積三十二年。

忽見五老人。賜裴君服神芝之術。亦號清虛真人。

衛叔卿

神仙傳曰中山衛叔卿嘗乘雲車駕白鹿見漢武帝。帝將臣之。叔卿不言而去。帝悔求得其子度世。令追其父。度世登華見父與數人博于石上。請問數人為誰。叔卿曰淇厓先生許繇巢父大玄公飛黃子王子晉薛容也。度世再拜請之。敕令還。

呼子先

列仙傳曰呼子先漢中關下卜師也。老壽百餘歲。臨去呼酒家老嫗曰急裝。當與嫗共應中陵玉夜。有仙人持二茅狗來。呼子先持一與酒家嫗得而騎之。乃龍也。上華陰山。常于山上大呼。言呼子先酒家母在此云。



馬明生

列仙傳曰馬明生。從安期先生受金液神丹方。乃入華陰山。合金液不樂昇天。但服半劑為地仙。

伯山甫

神仙傳曰伯山甫。雍州人也。入華山中。精思服食。二百年不老。外甥女年七十。與之以藥。轉還少。漢武帝遣使者行河東。見城西有一女子。答一老翁。使者怪問之。女子曰。此乃妾子。舅氏伯山甫。以神藥教妾。妾教子服之。不肯。今遂衰老。行不及妾。故杖之。使者問女子年幾。答曰。妾有一百三十歲。兒七十一矣。後入華山去。

李仲甫

神仙傳曰李仲甫。豐邑人也。少學道于王君。服水丹。有效。兼行遯甲。能隱形。初隱百日。一年復見。形。

後遂長隱。但聞其聲。與人對語。飲食如常。在民間三百餘年。後入西嶽山去。

孔元方

神仙傳曰孔元方。許昌人也。常服松脂茯苓。老而益少。或請元方酒。元方作一令。以杖拄地。乃手把杖倒。頭在下。足向上。以一手持杯倒飲。人莫能為也。後委妻子入西嶽。

周義山

真仙通鑑曰周義山。字季通。汝陰人也。漢昭帝時為青州刺史。後登太華山。遇南嶽赤松子。授上元真書。

孟岐

真仙通鑑曰孟岐。清河逸人也。年七百歲。語及周初事。了了如目前。見周公旦。抱成王以朝于周廟。

岐時侍周公陞壇上。以手摩成王足。周公以玉笏與之。岐常寶執。每以衣袂拂拭。笏厚七分。今銳欲折。恒餌桂葉。在華陰山下。拾藥。聞漢武帝好仙。披草萊而出。後不知所之。

王褒。

真仙通鑑曰。王褒。字子登。范陽人。少好道。入華山九年。一日夜半。忽聞林澤中。有人馬蕭鼓之聲。須臾漸近。神人乘雲車。呼褒言曰。吾太極真人西梁子文也。聞子好學勤勞。故來視汝。遂語以至道。後又遇太極夫人。西城真人。授以太上寶文。大洞真經。繇是道成。

韓眾

神仙傳曰。漢成帝時。劉根入華陰山。見一人。乘白鹿車。從十餘人。玉女四人。執朱旄之節。根稽首乞一言。神人曰。爾聞有韓眾否。答曰。實聞有之。神人曰。我是也。必欲長生。先去三尺。三尸去。卽志意定。

率欲除也。乃以神方五篇授根。

南陽公主。

述異記曰。漢末王莽秉政。南陽公主避亂。奔入華山。學道。後得昇仙。至今嶺上有一雙朱履。傳云公主既于山中得道。騎馬王成。追之不及。故留二履以示之。潘安仁有公主峰記。

燕濟。

神仙傳曰。戴孟。本姓燕。名濟。字仲微。漢明帝時人也。入華山。受裴君玉佩。金璫經。及石精金光符。復有太微黃書。能周遊名山。

張楷。

後漢書曰。張楷。字公超。隱居弘農山。學者隨之。所居成市。能為五里霧。後華山南。遂有公超霧市。

劉寬

仙曹志曰。劉寬。弘農人。年七十三。一旦遇青谷先生。降之寢室。授其杖解法。將去。入峯山。行九息。服氣。又授以鑪火丹方。修之道成。

郎宗

真仙通鑑曰。郎宗。字仲綬。後漢時人也。為吳令。學精道術。占候風氣。一日有暴風夜起。占知雒陽大火。燒長夏。人往問。果爾。朝廷聞之。以博士徵宗。宗恥以占術就徵。夜解印綬負笈。遯去。居峯山下。服胡麻得道。

鍾離簡。鍾離權。

真仙通鑑曰。鍾離簡。後漢人。為郎中。與弟權。俱人峯山三峰得道。自曰昇天。

魯女生

神仙傳曰。魯女生。長樂人。初餌胡麻及朮。絕穀八十餘年。少壯。色如桃花。一旦與親知故人別云。入峯山去。後五十年。先相識者。逢女生。峯山廟前。乘白鹿。從玉女三十人。并令謝其鄉里。

王暉

真仙通鑑曰。王暉。魏時人。白羊公之弟子也。居峯嶽。熊牢嶺。常種黃精于溪側。虎豹為之耕耘。出入迭乘虎豹。後以道術傳王法冲。乃尸解而去。

路光

真仙通鑑曰。路光。又名大安。漢順帝時始生。歷三國。堅心慕道。晉武帝太康五年。往峯山仙掌峰。修煉。夢太上老君。命右侍玉童。賜玉鑰匙十事。自此書符行功。治病驅邪。無不應驗。後昇天而去。

尹虔子張石生李方白

真誥曰尹虔子張石生李方白並晉武帝時人也學道在華山受管成子蒸丹餌術又受籙門周壽陵服丹霞之法五十年精心內視仙去

重白和

真仙通鑑曰重白和魏朝仙人也河北王母蓋有道者和每拜見王母常坐而止之語諸人言阿和是吾鄰家兒和後去不知所之晉惠帝元康二年相識人見和在華陰山中乘虎從王母顏色更少

寇謙之

後魏書曰道士寇謙之字輔真早好仙道服食餌藥歷年無効幽誠上達有仙人成公典至謙之從母家備質謙之算七曜有所不了與為布之俄然便決謙之請師事之與乃令謙之齋三日其人舉

山令居一石室自出採藥還與食之不復饑後謙之復入嵩山尸解

焦道廣

王處一舉山志曰周武帝時有道士焦道廣獨居雲臺峰辟粒食霞常有三青鳥報未然之事周武帝親詣山庭臨軒問道因而谷口置雲臺觀後弟子洪仙等見師道廣乘一物如麟往而不返矣

韋節

真仙通鑑曰韋節京兆杜陵人後魏時棄官謁趙法師入峯山因號峯陽子餌黃精撰三洞儀序老子易論周武帝賜號精思法師太和中化昇

王延

真仙通鑑曰王延字子元扶風人九歲好道訪華山雲臺觀師焦曠真人授三洞秘訣周武帝召至

抱朴子 後書 峯山經

鄉久之得請還山。嘗苦乏油。乃置一器。經夕自滿。帝禪位。置仙都觀。詔延主之。仁壽四年春。謂門人曰。吾欲歸西嶽。乃委化于觀中。帝遣使護葬西嶽。及就壙。但空棺而已。

楊伯醜

仙傳拾遺曰。楊伯醜。馮翊人也。好讀易。隱于翠山。隋文帝徵至京師。見公卿不為禮。為人作卦。無不立驗。人問其所學。曰。太華之山。金天洞中。我曾受羲皇所教之易。與大道玄同。聖竅聚妙。世儒莫能測也。數年復歸華山。後世有人見之。

姚得一

真仙通鑑曰。姚得一。華山道士也。武德三年。高陵公孫璞。患瘡遍身。使其子求為救。淹禱一旬。此是衆寃所為。可修黃籙大齋。懺悔宿寃。庶冀可愈。子如其言。璞乃平復。遂入華山。禮謝。得一取仙經。

一卷展于岸上。化為一橋。二青龍負之。令璞緣其上。須臾至家。明日復往。遂失所在。

張公弼

續玄怪錄曰。唐貞觀中。雲臺觀劉法師。每三元設齋。見一人來。居末坐。齋畢即去。如此數十年。而衣服顏色不改。法師異而問之。對曰。予張公弼。住蓮花峰東隅。法師意必異人。欲與同往。公弼引入山中。以指叩石壁。壁劃然開。其中有一人先居之。公弼曰。法師此來甚饑。其人遂取一盃水。以肘後青囊中刀圭粉和之。以飲法師。其味甚甘。又以水啜東谷中。俄有蒼龍白象。威鳳彩鸞。歌舞甚妙。頃之公弼送法師回。法師却顧。惟見青崖丹壑。餘無所睹矣。

張惠明

真仙通鑑曰。張惠明。趙郡人。適長安。遇混元子。受長生之道。唐太宗詔之。內殿致醮。有感。封妙濟大

師後居西嶽遂尸解。

杜子華

逸史曰李虞與楊稜遊華山至一小洞巉高數尺見有紫衣飛小馬從者四五人引二人至一府署多竹堂屋甚潔因自言曰予杜子華逢亂避世遇仙侶居此已數百年矣因止宿飲食最精肉有羊其狀如牛留數日遣使者導之而返。

杜懷謙

王處一華山志曰大唐貞觀中遊士杜懷謙居華山石室斷穀不食好吹長笛令人多贊德一吹即投于巖下笛盡更供息巖中累月不動自號長春先生今石室巖然笛聲不絕。

唐若山

續玄怪錄曰李紳少時止華陰西山舍夜分雷雨見一老父鬚鬢皓然青僮執香爐拱立于後紳訝而問之老父曰我唐若山也南海羣仙會羅浮山將往赴之遇華山龍鬪散雨滿空吾服藥者不欲令霑服故憩于此遂引紳入羅浮見諸仙。

韋仙翁

異聞集曰唐代宗晝夢人謂曰西嶽太華山中有黃帝壇祀之當獲大福詔遣御史韋君尋訪逢一老父自言是韋高祖隋朝入此山中韋君涕泣再拜因問壇所在老父曰蓮花中峰西南上有一古壇彷彿餘址此當是也韋君往得共處歸具以事奏代宗齋手詔入山禮請遂失舊路不知所在。

劉平

劇談錄曰處士劉平者天寶中居齊魯間善吐納夜中視物不用燈燭安祿山以厚幣致于門下平

知必不以正道克終。遂逃入華山而隱。

李元。

疑仙傳曰。唐明皇時。李元嘗遊華山。惟採諸藥食之。性復好酒。山下人多以酒飲之。忽一日。騎一白鹿。舉手謂山下人曰。我今去遊天台。老父三人。遮道欲留之。元與藥三丸。三老服之。皆一百五十歲。乃卒。

契虛。

宣室志曰。僧契虛。少好道。遇道士喬君。馳遊雅川。真元中。徙居華山。鄭紳沈聿。因天暮投止山下。契虛以絕粒。故不致庖費。二人異之。因徵其實。契虛乃告以雅川之事。後二人重過其地。不知所適。

田鸞。

原化記曰。栢葉仙人田鸞。居長安。聞道者有長生術。遂入華山。求問真侶。見黃冠。祈請隱訣。黃冠指栢樹示之曰。此卽長生藥也。鸞收栢葉。曝乾。爲末服之。初病熱瘡。後浴以溫水。光彩鮮明。自此絕穀尸解。

王質。

續玄怪錄曰。麒麟客張茂實。傭僕也。其名曰王質。年可四十餘。一日辭茂實曰。質本居山。景甚可觀。能相逐一遊乎。茂實曰諾。質乃乘青麒麟。令茂實乘赤文虎。上仙掌峰。居室飲食。非人間所有。居數日。質復送茂實至家。曰。我當至蓬萊。謁大仙伯。明日。蓮花峰上有綵雲車去。我之乘也。遂揖而去。厥明望之。果如所言。

呂岳。

檀几叢書 華山經

七

三集

真仙通鑑曰。呂鼎字洞賓。兩舉進士不第。因遊舉山。遇鍾離子。傳授延命之術。年五十。道成。

楊敬真

續玄怪錄曰。楊敬真。閩鄉田家女也。嫁同鄉王濤。婦道甚謹。元和十二年間。夜居靜室。沐浴焚香。清及旦視之。衣服委地。若蟬蛻然。清不敢動。扃戶數日。聞房中有人聲。開門。則婦宛在牀矣。家人問其故。對曰。初居房中。有仙樂綵仗。導上舉山雲臺峰。先有四女在彼。曰吾等並捨虛幻。得証真仙。今當定名。宜有真字。故名爲敬真。各賦詩。謁蓬萊大仙。作而別。

施無疾

真仙通鑑曰。施先生。名無疾。不知何地人。時往來京索間。經歲月不食。惟日飲少酒。體有青毛。治病以水代藥。多居舉山。

陶太白尹子虛

傳奇錄曰。唐大中初。有陶太白尹子虛二老人。携釀醞陟芙蓉峰。憩于大松林下。忽見一丈夫。一女子。自言爲秦之役夫。與秦宮人也。遂授二老以萬歲松脂。千秋栢子。二老餌之。毛髮紺絲。雲臺觀道士往往遇之。

李真

真仙通鑑曰。道士李真。不知何許人。隱舉山。岐州王祐家。鉅萬。真負藥携琴。往謁祐。說以至道。祐驚下拜。真乃命酒自酌。遠醉而去。王潛伺之。見真化爲大鹿。西走。不知所之。

成生

神仙感遇傳曰。成生。唐昭宗時人。其家巨富。世居零口。伯叔數人。其第七叔好道。早年冠褐。來往舉

陰山。時或暫歸。自咸通後。不識所在。

陳搏

談苑曰。陳搏。字圖南。唐樵郡人。舉進士不第。居華山雲臺觀。多閉門臥經月。或至百日不起。太宗卽位。再召之。雍熙初。賜號希夷先生。端拱間。化形于張超谷中。

丁少微

宋史曰。丁少微。亳州真源人。爲道士。隱華山潼谷。與陳搏齊名。善服氣。多餌藥。年百餘歲。康強無疾。太平興國三年。召赴闕。以金丹巨勝南芸玄芝爲藏。

劉少翁

續博物志曰。劉少翁。曾數人太舉山。禮拜向山。如此二十年。忽一日得見西嶽丈人。授其仙道。

張無夢

真仙通鑑曰。張無夢。字靈隱。號鴻濛子。盤屋人也。肥遯不仕。學窮老易。入華山。與种放劉海蟾結方外友。事陳希夷先生。多得微旨。著有瓊臺詩集。

劉昭遠

續博物志曰。海蟾子。姓劉。名昭遠。華山陳搏館之道院。與种放往來。

姬洞明

王處一舉山志曰。姬洞明。號抱真子。居華山蓮花峰下。文仙谷內。紹興丙子中秋前一日。謂門人劉裕之曰。張翁驪姥昇玄。待吾久矣。言訖。怡然化去。後裕之尋瘞尸處。惟見空棺。中有二口字。方悟是呂真君所化也。

其棲隱有楊碩。

唐書曰楊碩字太初本晉叔向後祁盈之難其先人逃居華山仙谷及碩隱居不仕洞習天文生八子俱從沛公征伐弟八子喜擊殺項羽封赤泉侯

楊震

王處一華山志曰楊震微時居牛心谷講授羣書學者如市其谷多槐故稱楊震槐市

高恢

高士傳曰高恢字伯達京兆人也少治老子經恬虛不營世務與梁鴻善隱于華陰山中鴻東遊思恢作詩曰鳥鳴嚶嚶兮友之期念高子兮僕懷思想念恢兮爰集茲

王猛

崔鴻十六國春秋曰王猛隱華山恒溫入關猛被褐而謁之一面說當代之事捫虱而言苟若無人

司馬郊

唐書曰司馬郊字子都隱居華山五十年禽獸相馴鳥銜果日至其前及卒百禽聚于庭悲鳴累日而去

王易簡

宋史曰王易簡京兆萬年人孤介寡合好學攻詩唐僖宗時隱居華山作小隱詩二十首并序以見志歷仕晉周宋初名加少傅

鄭雲叟羅隱之翟士端鄭隱

王處一華山志曰碧雲洞碧雲溪在嶽之東四高士隱居之所也鄭遠字雲叟南燕人隱居華山高

節不屬天。成中以拾遺詔不起。賜號曰逍遙先生。羅隱之新添玉筍山道士。來居華山。一觴一詠。高晴自適。天福中。賜號曰希夷先生。翟士端。字表正。齊人也。博通九經。祥符中。禮詔不起。無疾而逝。七日。肢體猶溫。及火之。有聲如雷。五色光炳耀。鄭隱。字明處。充之奉符人也。左臂上有黑鱗子如北斗狀。常居王才三洞。自冬涉春不出。人咸異之。祥符中。賜號真晦先生。又見五代史宋史。

是嘗遊于素靈金府。

仙傳拾遺曰。馬周華山素靈宮仙官。李商隱西嶽廟記曰。協金德以主生。含素靈以養物。

帝座之傍。

搔首集曰。李白登華山落雁峰曰。此山最高。呼吸之氣。想通帝座矣。恨不攜謝朓驚人句來。搔首問青天三。

鵜首實沈之驪。

唐書曰。鵜首實沈。其神主于華山。太白位焉。甘石星經曰。太白山。主華陰山。

爰居爰處。爰翔爰翔。君子說之。以祓不祥。

抱朴子曰。華山可以精思。合作神藥。若有道者居之。則神助為福。其藥必成矣。法苑珠林曰。唐張法義。峯州鄭縣人。年少貧野。不修禮度。貞觀十一年。入峯山。伐樹。見一僧坐巖穴中。法義就與語。晦冥不歸。僧因設松栢末以食之。為說俗人多罪累。死皆惡道。志心懺悔。可以滅之。乃令淨淡。被僧衣。為懺悔。旦而別去。後法義死。七日復甦。

是山也。拄乾載坤。

唐玄宗御製峯山碑銘曰。巉巖太華。拄天直上。禮記曰。地之廣厚。載峯嶽而不重。

應杓象虎

史記曰。用昏建者杓。杓自舉以西南。甘石星經曰。西方白虎七宿。奎婁胃昂畢觜參。司秋。司金。司西。嶽。

少陰尸政萬物生華

白虎通曰。西方舉山。少陰用事。萬物生華。故曰舉山。

主秋成孳變化

白虎通曰。西方為舉。舉之為言獲也。言萬物成熟。可得獲也。風俗通曰。舉者化也。萬物滋然。變化于西方也。

其日陽庚陰辛

漢書曰。庚辛。舉山以西。

其氣下黑上赤

史記曰。自舉山以南。氣下黑上赤。

在河之南

爾雅曰。河南舉。

豫州之介

周禮曰。河南曰豫州。其山鎮曰舉山。

二岑上下屨屨若雲厥形冠然

述征記曰。舉山有二岑。直上數千仞。自下小岑。秀。迄于嶺表。有如削成。舉山記曰。南嶺東巖。北而

有二小山。一山有雙石豎生，號曰石門。一山石孤巖特秀，上有客觀，涉之遠者，眺千里。辛氏三秦記曰：舉山在長安東二百里，不知幾千仞，如半天之雲。莊子曰：朱鈺尹文作為舉山之冠，以自表。郭象注曰：舉山上下均平，作冠象之。

緣也為毬挽也為猶

述征記曰：舉山自嶽廟南行，入谷口，出天井，陟峻阪，東上百丈崖，皆須攀繩挽葛而後行。

或陟而號

國史補曰：韓愈登舉嶽之巔，窮極幽險，心悸目眩，不能下，發狂號哭，投書于家人言別，舉陰令百計取之，方能下。

或禮而咤

唐語林曰：東夷有識山者，徧拜五嶽，一拜而退，惟入關望舉嶽，自關西門拜禮至山下，仰望七日，歎咤而去，謂京師衣冠文物之盛，繇此而致。

勿穿勿鑿

唐書曰：李適之與李林甫爭權不協，林甫謂適之曰：舉山生金，采之可以富國，適之為帝道之，帝喜問林甫對曰：臣知之舊矣，顧舉山陛下本命，王氣之舍，不可穿治，帝以林甫為愛已，而薄適之不親，開天傳信記曰：舉嶽雲臺觀，中方之上，有山崛起如半甕之狀，名曰甕肚峰，上賞聖，嘉其高迥，欲于峰腹大鑿開元二字，填以白石，令百餘里望見，諫官上言乃止。

福禍固有忒

隋唐嘉話曰：李靖始困貧賤，因過舉山廟，訴于神，且請告以官位所至，辭色抗厲，觀者異之，佇立良久。

檀几叢書 舉山經

三

二集

久乃出廟門百步許。聞後大聲曰：李僕射好去。顧之不見人。後竟至端揆。舊唐書曰：裴寂初貧，無以自業。徒步詣京師。經舉嶽廟，祭而未夢。夜夢白頭翁謂寂曰：卿三十年已後，方可得志。終當位極人臣。雲溪友議曰：樂坤舊名冲，累舉不第。元和十二年，罷舉東歸。至舉陰，夜禱嶽廟，夢一青綬人檢簿。書來報云：來年有樂坤名，已到冥簿，不見冲也。冲遂改爲坤。來年果及第。郡閣雅談曰：孟賓于天福中，自湖湘適京應舉。卜命于舉山神。有一年乞一筭，凡六擲，乃獲吉徵。每年下第，有詩：天福九年及第，果六舉。廣異記曰：劉可大，天寶中舉進士。入京途遇少年，同行至舉陰，邀抵莊所，見一貴人，居內理事。可大色異，少年曰：家君是舉山神君，我故人，可無懼也。須臾下食，致酒敘歡。可大問已當何進達。黃衫吏檢簿報云：劉君明年擢第，只得一縣尉。明年可大果及第。拜榮陽縣尉而終。聞奇錄曰：張偃赴舉，行及金天王廟，大雨不止，避宿廟中。夜聞視事之聲，須臾言喚張偃來。日午時爲赤狸虎

所食。偃聞甚恐，入而乞哀。金天召虎至，與二大獸食以代偃。又令吏檢虎何日死。吏曰：未時爲王存射死。金天命偃過未時卽行。及至前路，有一虎，果爲王存射殺。逸史曰：李主簿新婚，東過舉嶽，將妻入廟謁金天王。妻拜次，氣絕而倒。李急求葉仙師符救之。乃蘇。是知靈廟。女子不得入也。賈氏談錄曰：舉嶽金天廟，玄宗御製碑，廣明初，其石忽自鳴，隱隱有聲，聞數里。泱旬而定。明年巢寇犯闕，其廟亦爲賊火所焚。隳其門，觀道山清話曰：熙寧壬子九月，舉山阜頭嶺崩，聲振數十里。西嶽祠門戶皆震動，鐘鼓成聲，陷千餘家。有大石自立，高四丈，周百八十丈。

雲行雨施

說苑曰：舉山西嶽能大布雲雨焉。能大歛雲雨焉。雲觸石而起，膚寸而合，不崇朝而雨天下。施德博大。故祭視三公也。後周書曰：達奚武以太保爲同州刺史，時屬天旱，武祀舉山廟嶽。既高峻，人跡罕

通武年踰六十攀藤而上。晚得還于嶽上藉草而宿。夢一白衣人來。執武手曰。快。辛苦甚。相嘉尚。武遂驚覺。旦而澍雨。

以作城于我西陲。

賈誼過秦論曰。踐峯為城。

軒轅氏以後有天下之君。是存廢縣必以秩禮。

漢張昶峯嶽碑序曰。山莫尊于嶽。嶽有五而峯處其一。人主廢興。必有其應。故岱山石立。中宗繼統。太舉授璧。秦絕緒。布五方。則受其西。列三條。則居其中。經有望秩之禮。典有生殖之祀。蓋所以尊山川而報功也。唐玄宗御製峯山碑序曰。峯山踞中土。西偏七宮正位。少昊之下都。蓐收之別館。黃帝遊焉。以會神靈。虞舜望焉。以觀羣后。爰因夏氏以迄隋室。朝更五姓。載歷三千。祀典相因。舊章未

改。壇場廟宇。何代不修。一禱三祀。無歲而缺。所以報生植。事靈神。不嘗有怠。

華山經附辯

辯峰名一

西嶽形如蓮花繇唐以來稱為蓮花峰集仙錄曰華山有明星玉女祠王處一曰蓮花峰一上四十里卓立五千仞上有明星玉女之別館蓋明星玉女固是一祠今分三峰為芙蓉明星玉女者繆也

辯神跡二

混沌之始事難周知吞卵履拇騎龍化熊諸如斯類載在經史山海經一書太史公異之而不敢非巨靈

劈山存而不論可也王涯之辯曉曉何為

辯仙樓三

考神仙經傳老聃西出關度流沙居崑崙山今言隱
舉山黃初平白石化羊在金舉山今作舉山焦先字
孝然居河之潛結草為菴今孝然作孝龍言居舉山
費長房受學壺公內諸石室不著山名今作舉山如
此最多不識所據

辯仙錄四

韓衆劉寬志逸不載司成致論補闕有功參考逸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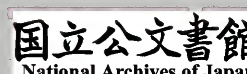
不止韓劉伯山甫李仲甫張公弼杜子舉等三十餘
人俱所增入

辯採書五

採撫羣籍尚博而嚴唐明問巫李靖上書韋卿結姻
李湜遇女事出稗官褻神莫甚注所逸略彙為叢談

辯碑誤六

西嶽舉山堂闕碑銘漢張昶撰一作張旭本出古文
苑今作衛顛漢樊毅西嶽廟記本出古文苑今不繫
作者姓氏而概之曰唐文刊傳既久莫知改正



辯藝文七

志撮詩文什漏二三古疏今密瓦玉雜糅綜搜斯道
不惟其備惟其醇寧違名而從實毋違實而從名

檀凡叢書二集卷十八

武林 王 焯 丹麓

天都 張 潮 山來 同輯

長白山錄

新城王士禛阮亭著

長白山在濟南鄒平縣西南本屬長山縣縣所得名
也高二千九百丈周六十里晏謨述征記云雲雨常
白故又名常白司馬子微洞天福地記第六十一長
在山在齊州長山縣故又名長在抱朴子曰長白泰

山之副岳。西陽雜俎曰。古肅然山也。史記封禪書。元封元年四月乙卯封泰山。丙辰禪泰山。山下趾東北肅然山。今以地理考之。山在泰山東北。相距三百里。安得乙卯封泰山。丙辰禪肅然。若是。速耶。金史云。肅然山在萊蕪縣。萊蕪古羸地。在泰山東百二十里。封禪書之言信矣。按長白山。見諸史志者。魏書在東魏郡博平縣。劉宋僑置縣也。隋書在章丘縣。金史在章丘長山二縣。唐元和郡縣圖志屬淄州長山縣。宋太平寰宇記屬齊州章丘縣。今則連峰峇嶂。跨四縣之境。

北去鄒平而近。東北去長山而遠。西章丘南淄川。實海岳之奧區。仙靈之窟宅。齊乘曰。南岱東沂之外。沂之蒙。密之九仙。卽墨之大小勞。寧海之姑餘。般陽之長白。皆齊之高大名山也。自餘不得並列。云。今摭其著者。略見於篇。

會仙峰。山之最高峰也。形若覆敦。上有金母祠。

上書堂。在峰之南。有書堂寺。寺門巨石環抱如屏。西

有范公泉。相傳宋范仲淹讀書處。

貓頭狻猊二峰。一在書堂西。一在書堂南。

南向東折曰蘿谷。最嶮峻。盛夏積冰雪。

又東南曰摩訶峰。高與會仙峰埒。上有浮圖精舍。其

北大壑限之。東曰回路谷。德會水出焉。

又南曰桃花谷。曰種金頂。曰水尖頂。

太湖山在長白之南。上有石室及收漆船。記云堯時

也。

右長白南嶂

老人峰在會仙峰之東。其人多壽。又名黃鶴山。

鍛砧峰形如鍛砧。亦名印臺山。

于茲山與長白斷而復連。上有于茲仙翁祠。

右長白北嶂

長白兩嶂之間曰大谷。谷有二十四村。土沃而泉甘。

嘉木美箭。藿靡若鄧林。

象山松山俱在谷中。

柳菴在大谷西最溪處。下臨黛溪。卽德會水也。竹林

檀閣。烟島雲林。所謂幽幽釋子。眇眇禪棲者矣。

黃鶴菴

生生菴

三賢祠在五龍池上。祀漢伏勝。宋范仲淹。元張臨。會仙峰北有望湖頂。下見濳山灤。

魯泉在望湖頂下。林壑清美。泉水尤甘。有成氏別業。唐李菴在魯泉西北二里。古有唐李二仙得道於此。玉泉菴亦有甘泉。

朝陽菴與唐李菴表裏相背。

九龍山會仙峰北來之支也。其峰有九如神龍蜿蜒。至濳山灤而止。掉尾穹脊。昂首奮鬣。形容酷肖山。北孔道曰搭山道。曰啞婦口。

大谷越嶺而西曰費山。亦名費堂嶺。圖經云。鄭康成刊注詩書之所。生細草。葉形似韭。俗謂鄭公書帶草。金元好問濟南行記云。鄒平縣南有長白山。范文正公學舍在焉。故又謂之費堂嶺。太平寰宇記云。費山在淄川縣東北十里。三齊要記云。鄭康成刊注詩書日棲遲於此。齊乘嘗辨元記之譌。然謂費山在般陽今淄川北十里。即費堂嶺。又云。上下書堂在費堂嶺。會仙峰下。牽合為一。亦非。蓋費山費堂嶺自是二山。當以費山屬鄭。費堂嶺屬范為允。

西為鵬鶚谷

又西為鳳凰山。中有迦谷。有翔鳳菴。

醴泉寺在費堂北。宋范希文斷齏畫粥之處。公常於

寺中得窖金。覆之。今寺有范公祠。南向有寶誌公

右像刻碑。北向碑有唐人文字。齧缺過半。按史及

神僧傳。寶誌行游之地。皆在建康。長白乃拓拔魏

地而唐碑云直以為誌公何据耶。又洛陽伽藍

記載。後魏有沙門寶公者。能預視三世。胡后問以

世事。寶公把粟與雞。喚朱朱。後為爾朱榮所戕。或

是此寶公。未可知也。若爾。則應稱寶公。不應稱誌公也。

富相山在魯泉東北。有乳泉。色白。空茗山下。遠近多

紅葉。

景相公山在富相山東。下有後周中書侍郎景範墓。

墓上有碑。

黃山在城東南三里。與于茲山南北相望。上有碧霞

宮。

翠微遐景二亭。皆元安處士建。

山陰爲兔柴明少保張公別業。有超然洞。洞中有白兔公銅像。上有半偈山房。西佳樓。禮部尚書董其昌作兔柴記。

李氏肅園在長白山之陰。修竹萬挺。俯臨潔溪。園中有皆山亭。是東谷先生張茂蘭故居。

繡江源出長白山南百脉泉。元好問詩長白山前繡江水。展放荷花三十里。看山水底山更佳。一堆蒼烟收不起。濟南行記云。繡江發源長白山下。叅佐張子鈞。張飛卿。觴子繡江亭。漾舟荷花中。十餘里。

樂府皆京國之舊

漂水。卽楊緒水。源出長白山之陽。俗曰獺。

德會水。出摩訶峰下。齊乘曰蒙水。俗曰沙河。

魚子溝水。水經注瀧水至梁鄒東南。與魚子溝水合。

水南出長白山柳或作柳泉口。卽陳仲子夫妻之所

隱也。北流注於瀧水。

魚子溝。曲流至黃山南。如月半規。日月河。多水竹。明

少保張公別業。

醴泉。在寺東。山麓有亭。久廢。先曾祖司徒府君題名。

石碣尚存。

潯山灤在九龍山西。醴泉寺北中多芙蓉菱芡菱蘆魚蚌之產。漁舟虎落交於山麓。周迴三十里。蓋灤水之委也。灤中有墨王亭。乃族祖洞庭別業。按米芾稱法書曰墨王。見陸友仁研北雜志。

其人物。於陵仲子。顧野王輿地志云。齊城西南百五十里。有長白山。陳仲子夫妻所隱處。太平寰宇志引之。按山在齊城東北。非西南也。唐張說詩。昔聞陳仲子守義辭三公。身賃妻織屨。樂亦在其中。豈

無窮賤苦。羞與傾巧同。長白臨江上。於陵入濟東。我行弔遺跡。感歎石泉空。高士傳曰。陳仲子者。齊人也。其兄戴為齊卿。食祿萬鍾。仲子以為不義。將妻子居於陵。自謂於陵仲子。窮不苟求。身自織屨。妻擘糲。以易衣食。楚王聞其賢。欲以為相。遣使持金百鎰。至於陵。聘仲子。仲子入。謂妻曰。楚王欲以我為相。今日為相。明日結駟連騎。食方丈於前。意可乎。妻曰。夫子左琴右書。樂在其中矣。結駟連騎。所安不過容膝。食方丈於前。所甘不過一肉。今

以容膝之安一肉之味而懷楚國之憂亂世多害恐先生不保命也於是出謝使者遂相與逃去爲人灌園

唐長白山人邵貞一武氏革命終身不仕見唐書

元張臨字慎與讀書長白山號長白先生明少保張

公延登作長白先生祠記

處士安仁甫隱居黃山

流寓明宋登春禮部尚書徐學謨鷺池生傳云遊齊

魯居長白山廢寺出所攜漢魏三唐詩閉關揣摩

三年而大就

仙釋毛真人司馬承禎云長在山在齊州長山縣毛真人治之

白兔公唐韓翃送齊山人歸長白山詩舊事仙人白

兔公掉頭歸去又乘風柴門流水依然在一路寒

山萬木中彭祖經彭祖弟子白兔公子青衣鳥

公秀眉公離婁公高丘子等皆歷數百歲

于茲仙翁

西陽雜俎長白山相傳古肅然山也峴南有鐘鳴南

燕世桑門惠霄者。自廣固至此峴。聽鐘聲稍前。忽見一寺。門宇炳煥。遂求中食。見一沙彌。乃摘一桃與霄。須臾又與一桃。語霄曰。至此已淹留。可去矣。霄出迴顧。失寺。至廣固。見弟子言。失和尚已二年矣。

又云。長白山。西有夫人墓。魏孝昭之世。搜揚天下才俊。清河崔羅什。弱冠有令望。被徵詣州。夜經於此。忽見朱門粉壁。樓臺相望。俄有一青衣出。語什曰。女郎須見崔郎。什恍然下馬。入兩重門。內有一青

衣。通問引前。什曰。行李之中。忽蒙厚命。素既不敘。無宜深入。青衣曰。女郎乃平陵劉府君之妻。侍中吳質之女。府君先行。故欲相見。什遂前入。就牀坐。其女在戶東立。與什敘溫涼。室內二婢秉燭。呼二婢。令以玉夾膝置什前。什素有才藻。頗善風詠。雖疑其非人。亦愜心好也。女曰。比見崔郎息駕庭樹。嘉君吟嘯。故欲一敘玉顏。什遂問曰。魏帝與尊公書。稱尊公爲元城令。然否。女曰。家君元城之口。妾生之歲。什乃與論漢魏時事。悉與魏史符合。言多

不能備載。什曰：貴夫劉氏，願告其名。女曰：狂夫劉孔才之第二子，名瑤，字仲璋。比有罪被攝，乃去不返。什乃下牀辭出。女曰：從此十年當更相逢。什遂以玳瑁簪留之。女以指上玉環贈什。什上馬行數十步，回顧乃一大冢。什屈歷下，以為不祥，遂請僧為齋以環布施。天統末，什為王事所牽，築河於垣冢。一作垣冢遂於幕下話斯事於濟南奚叔布，因下泣曰：今歲是十年可如何也。作罷，什在園中食杏，唯云：報女郎信，俄即去，食一杏未盡而卒。

又云：平原縣西十里，舊有杜林。南燕太上時有邵敬伯者，家於長白山。有人寄敬伯一函書，言我吳江使也。令吾通問於濟伯，今須過長白。幸君為通之。仍教敬伯，但於杜林中取樹葉投之於水。當有人出敬伯從之。果見人引入。敬伯懼水，其人令敬伯閉目，似入水中。豁然，宮殿宏麗，見一翁年可八九十，坐水晶牀，發函開書曰：裕興超滅，侍衛者皆圓眼具甲冑。敬伯辭出，以一刀子贈敬伯曰：好去。但持此刀，當無水厄矣。敬伯出，還至杜林中，而衣裳

初無沾濕。果其年宋武帝滅燕。敬伯三年居兩河間。夜中忽大水。舉村俱沒。唯敬伯坐一榻。牀至曉著岸。敬伯下看之。乃是一大鼃。龜也。敬伯死。乃子亦失。世傳杜林下有河伯家。

大唐齊州章丘縣常白山醴泉寺誌公之碑

京大薦福寺奉勅慶綴文沙門玄傘字薦

福寺翻經院校勘沙門正智寺都維字僧道寂

建此寺字

曇花未出庸詎知寂滅之名覺字僧字曷嘗識苦

空之相字夫金儀下降舍靈字淨月之光寶教有流

雲之潤三車字駕字化工字香不息所以化身

周流於別土神字於塵沙或十大聲聞駐形字一萬

菩薩納景涼臺觀字背嶺以宣慈清辨起字未掩

白足字佛法之字月字咸字王城之舍蓋字生字道

境發字若不人字具字諦幢高字者與今此醴泉

寺者是宋齊字經文師字身之菩薩字遊神境

來屆茲山棲託巖阿聿修禪寂以為此地玄武之分

青龍字首以開疆據天齊而劃野却字尚父之字

寶山叢書長白山錄

居九合一匡齊桓公之霸國爾其常白山者廼摩天

地關掩映蔽虧抱泉石以娛神出雲霞而養性山毛

地關髮名花將軟草連芳關人關繪關形勝關招提

自後七級崇圖關起舍佉之才五層系關重標戰勝

之門海日山亭妙相殫於變態虹梁鳥革大壯關綵

畫關塵凡關香關水調八解之關風關五音之說息

心之輩見流注以超昇廻而之徒仰幽關而悟入時

逢關代屬關金林玉關寥落幽巖我國家灌頂四

天纂圖千帝以佛乘為馬用道品為城郭八方起

塔關道形九關聚鹽情殷關佛關此精廬關通堯

日三齊族姓向梵境以翹誠四履關仰釋天而矯首

又屬中宗孝和皇帝龍興漢道馬入天經關周法

界去景龍二年歲次景子爰有齊州正智寺都維僧

仁万俗姓李字道寂慨茲隳墜抗表關宗天鑒至誠

特賜名關否而還泰山靈掩以重開法俗歡康人

神一悅初師之行進表也夢乘船上山及翌關赴朝

所引無礙豈非興廢關定通關懸期關傲裝東上

將關州關三藏義淨法師各代高僧天下重德先奉

寶几叢書 長白山錄

勅於大薦福寺闕三律以闕六勝緣闕一城在東倍增闕二十

四闕降靈五闕二德闕一人天之表名揚宇宙之間聖闕一

難闕一神功叵測及將命星發載達京闕十時有闕三十身闕四

輟絃歌歲闕三卽以二月八日親率闔境老幼大會闕三

新寺表慶天恩又於闕二之闕一尊卑就列雁行齊聽闕三

忽見有醴泉闕四三四尺淡淡三尺餘色淨味甘爰闕三

符瑞典挹酌同飲咸覺蠲痼豈不以闕二福闕一圓三靈闕一

允答光揚寶闕一滋液金場故闕二十上聞闕一垂感有勅闕一

改名爲醴泉寺仍更抽入間九僧住持行道自玄波

再委王題重開日殿赫而闕一昇月宮華而桂滿若乃闕一

海精勤以齊淡戒月澄空闕二密霧禪燈焰室巧避闕一

輕風濯闕二之龍闕一洗毗闕一之鳥眼長祛五住遠効四闕一

心刷闕一雁以飛雲轡闕二十捨生之地續桂闕一有情根闕一

軌足方闕一鳴金鼓闕一功不朽流福無窮斯並先帝之闕一

本願莊嚴法師幽贊威神之所致也又師遊戲生死闕一

示闕二十儼如親對卽平時所將黑犬亦索具闕一厥闕一

無願不從迺至有患心痛者但取廟前少土和水服闕一

之應時便愈遺形是託神靈保持由是闕二十梁寺史闕一

傳師本俗姓朱氏金城人也少出家闕道林寺僧儉

法師為和上業存禪闕宋太始初漸彰異迹居止不

定飲食無時長髮跣足每闕詞同識記言不虛發

應驗如神或闕視通於北闕分形遍於南國奇怪忽

恍不可殫論以天監十三年歲次甲午十二月八日

闕相奄然示終時有異香闕芬馥特勅厚加殯送

葬於鍾山獨能阜仍於墓所闕開善精舍勅陸鍾製

銘於冢內王筠勒碑於寺陰闕生及其去也以精

靈度物哀憐庶類福祚皇王且彼託鍾山此依常白

彼葬龍阜此闕龍臺前王挹風建開善之墳闕後帝

傾闕醴闕至今大唐太極元年歲次壬子皇帝御

天下之三載凡一百九十九年化化之緣古今無盡

明明之德日月彌新其所變現之梗慨闕之闕眾

所未諒恭敬者隨時受福疑慢者應念立徵事迹繁

夥不可備載當嘉聲上徹先帝令左臺監察御史宋

務先親加檢覆闕八正所以知歸一屬闕緣獲未

曾有闕復命倍沃天心刺史楊元禧分符北極露冕

東藩闕雨逐於行車仁風隨於轉扇黃金闕追鳥

跡於上乘想闕六繩寶地闕一動天宮薦瑞香園延光帝

載縣丞主簿縣尉闕一舍闕四十羣物揚舫彼岸錄事闕二

鄉闕一等門滋蘭闕四芽忠信滿於州閭因果闕一於闕四虔

命闕一奉闕三十九地荷於津通貝樹披春帝王之遺文

秩矣金闕三諸佛之正道通矣迷津闕一路菩薩運載之

乘行矣闕八之闕二十况玄天大造充溢於盡空淨域鴻

緣牢籠于無外昔迦闕三如來垂讚歎之闕一彌勒當闕三

表歌揚之偈若稽古訓式樹闕一碑仍於闕二十銘曰義

天兆昧優花未披但迷五蘊孰辨三伊闕一火宅耀我

金儀神足繼軌闕二揚旌其闕一有闕一成觀方闕二載表靈

香霞標嶽滅石徑荒涼其闕三萬寓乘皇千齡纂帝日月

連闕一飛行闕一契闕一念新闕五高闕二十精標五門玉墀傲

感銀闕一興存其闕五欲赴天泉闕一規國德寄誠墳廟傳詞

翰墨瑞醴通流嘉祥允塞重光佛闕二題宸極其闕六紺軒

加闕二十沙其闕七先帝聖靈聿資神境冥扶默贊分形散

影既墓彼山又墳茲嶺寶鐸雙振金繩其炳化闕三真

身永永其闕八功闕一泉闕五天闕二十宣聞諸典故鑄金鏤玉

檀几叢書 長白山錄

檀几叢書 長白山錄

道該緇素式讚王猷。關二淨度。勅像賢劫刊碑覺路。其

開元三年歲次乙卯二月己酉朔十五日癸亥。關下

大周故銀青光祿大夫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

事上柱國晉陽縣開國伯食邑七百戶贈侍中景公

神道碑銘并序

翰林學士朝議郎尚書水部員外郎知制誥柱國

賜緋衣袋臣扈載奉勅撰

翰林待詔朝議郎守司農寺丞臣孫崇望奉勅書

帝軒轅乘土德之運。其臣曰蒼龍祝融能辨方域以

制區夏帝嬀氏禪陶唐之基。其臣曰伯夷后夔能典

禮樂以和人神。上古佐命之道。關五焉。三政嗣興。圖史

寢盛。彌綸輔翼。代有其人。皆金策丹書。絢績功業。垂

其訓。聚而為墳。典形其美。流而為歌頌。陋篆籀之質

略。我則潤之。關五之淪朽。我則鏤之。以貞珉。銘以紀

功。碑以誌行。千載之下。粲然可觀者。其惟神道之表

乎。故中書侍郎平章事景公諱範。皇朝元佐。關二顯德

二祀。冬十一月薨于淄川郡之私第。天子廢視朝。軫

殲奪之念。制贈侍中。遣使贈奠飾終之典。優而厚。關二

長白山錄

七

二集

詔詞臣闕文闕琰盛矣闕孔惺彝鼎不出廟門杜預

豐碑空沈漢水姑自矜于名氏誠未顯于邦家與夫

輝煌帝恩導揚休烈闕者可同日而語也闕綸有直

而敘之用不顯我大君之命臣聞景氏之先出于芊

姓從楚王于夢澤差闕侍臣畫漢闕于雲臺丹推名

將濟美垂闕生偉人維周之輔長山之下涵濟為川

地勝氣清惟公故里夫嘉遁絕世高臥于是者足以

顯氣而為闕生于是者足以闕而為世傑故公之

先由烈考太僕府君之上曰王父賓大王父閔皆貞

先由烈考太僕府君之上曰王父賓大王父閔皆貞

先由烈考太僕府君之上曰王父賓大王父閔皆貞

先由烈考太僕府君之上曰王父賓大王父閔皆貞

先由烈考太僕府君之上曰王父賓大王父閔皆貞

先由烈考太僕府君之上曰王父賓大王父閔皆貞

先由烈考太僕府君之上曰王父賓大王父閔皆貞

先由烈考太僕府君之上曰王父賓大王父閔皆貞

先由烈考太僕府君之上曰王父賓大王父閔皆貞

先由烈考太僕府君之上曰王父賓大王父閔皆貞

先由烈考太僕府君之上曰王父賓大王父閔皆貞

先由烈考太僕府君之上曰王父賓大王父閔皆貞

先由烈考太僕府君之上曰王父賓大王父閔皆貞

先由烈考太僕府君之上曰王父賓大王父閔皆貞

先由烈考太僕府君之上曰王父賓大王父閔皆貞

先由烈考太僕府君之上曰王父賓大王父閔皆貞

直尺叢書 長白山錄

書也。人謂其闕八邑恪闕一以闕八使闕一政闕一而從入者。則

人謂其賢且能矣。粵若日月之彩。得天而大明。風雲

之期。遇屯而勃起。闕十礪闕一礪闕一璜闕一我大周聖神恭肅

文武孝皇帝。建大功于漢室。為北藩於魏邦。初筮既

開。得賢斯盛。於是闕九我公闕九而君臣之闕九龍飛在天。躬

載曜靈。至於霄極。皇業肇建。制以公為秋曹郎。進階

至朝散大夫。而闕九萬闕十之樞。惟聖人執左筭。臨萬邦。

經久制。大命日政之機。國之大柄。總於樞務者。可謂

重矣。而公闕九忠而賢闕一公為左司郎中。充樞密直學

士。尋轉諫議大夫。充職。今皇帝嗣位之時。登用舊臣

而并人。乘我大喪。擁眾南寇。親征之舉。迅若奔雷。分

命大臣保釐闕七于公仍拜貳卿闕七振帝伐張黃鉞。白

旄殪羣兇。而皆盡。參旗河鼓。導清蹕以言旋。大禮既

已。平九服。又已定。闕四時惟輔臣而公昌言可闕八聖謨

碩望。可以鎮流俗。爰立之命。帝心允孚。六府肇修。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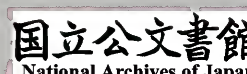
賦元大邦之調用。闕五公自立不回。信而有守。闕十哉。大

用途時。洪均在于資。忠孝於君父。享富貴之崇高。而

盡悴之勞。因成美疢。封章疊上。優詔褒稱。聽解利權。

盡悴之勞。因成美疢。封章疊上。優詔褒稱。聽解利權。

盡悴之勞。因成美疢。封章疊上。優詔褒稱。聽解利權。



關字以列卿歸第懸車故鄉嗟風樹之忽驚訴昊

天兮何極見星而往夕露方多泣血以居晨漿屢絕

哀與性盡臥疾而終享年五十有二關字觀夫公之行

事則其道也淳而粹充充焉無能稱其言也直而肆

審審焉無所忌耿介以自立強幹以自關字故其仕也

關字一命之卑關字三關字無悔吝古人之操何以尚也乘

筆者得無愧於詞矣許國夫人李氏嗣子太廟齋郎

儼信等關字靈關字光關字丞嘗翼翼賢人關字子事終之禮

佳城閉日長楸篳雲勒銘垂休以示千古其詞曰

長白蒼蒼淄水湯湯哲人之生逢時會昌哲人之逝

魂遊故鄉關字高山兮峩峩逝水兮驚波關字而關字死關字

山有頽坂水有高岸人何世而弗新善有名兮獨遠

猗歎公兮時用丕顯

顯德三年歲次丙辰十二月己未朔十日戊申

董其昌兔柴記宋人有云士大夫必有退步然後出

處之際綽如此涉世語亦淵識語也讀白香山池上

篇其所謂十畝之宅五畝之園有水一池有竹千竿

有書有酒有歌有絃者實為衣冠巢許之助溫公之

獨樂卒成謝傅之同憂有以哉。今觀濟美張公兔柴記其疏泉斲石經始戊戌去解褐纔七年耳。已抗枕漱之思。及在掖垣領衆。正稱耆宿。雖業在匡時而尋盟之猿鶴。手植之松桂。未嘗一日釋於懷。及是以請急歸而喜可知也。嗟乎。輦下貴人。嬰情好爵。驟鐸馬通之外。別無生活。卽回首家山。不乏平泉金谷。亦僅付園丁筦鑰。作者游者賓主。誰分求其如白傅之飲一杯。吟一篇於池土者。少矣。况能左伊川右康節。著書談道。煥山川之色。而隱起華裔之望。如溫國者哉。

是在兔柴主人矣。余林居二紀。不能買山乞湖。幸有草堂輞川諸粉本。着置几案。日夕游於桃烟庭滌。煩磯竹里館菜莢泔中。蓋公之園可畫。而余家之畫可園。大忘人世之家具。略相埒矣。獨世方急公。而余能使世兼忘我。是爲異爾。

張延登長白山祠記。鄒平縣南十里。層巒疊嶂。亘綿如翠屏者。長白山也。元張先生臨。字慎與。嘗讀書山中。淹貫經史。教授生徒。三徵不起。稱長白山先生云。明興。建徵士坊。以旌之。縣東七里。相傳爲先生讀書

故址。成化間。知縣嵩縣李君。卽其地建祠。號長白書院。嘉靖丙辰。龍岡馮君。益爲增飾。萬曆己卯。朝議大撤天下書院。先生祠。宐在毀中。余大父封公。請於知縣豐海李君。輸價畱其地。至歲戊子。先君子中丞公。乃剏室三楹。置舊像其中。改稱曰長白先生祠。延登曰。余小子生也。晚聞見淺眇。先生嘉言遺行。搯羅無所表見。惟元太史明善爲先尹。完顏去思記。稱與齊處士張臨善。楊維禎鐵崖集。鮑孝子志。載先生至元間。由仁園官至祭酒。狀元張起巖中丞。張朴大參。張

誠等。皆先生門人之顯者。又縣北地名河溝。有先生爲其父阡表。殘蝕不可盡辨。中自云。爲司業。貳上庠。僅半載。足占廉夫之言。非盡訛。豈先生初年。丁順帝星變。改元。徵薦儒臣。不得已。暫出。後見世亂。遂棄官歸。堅臥不復起。如晉陶靖節。初爲彭澤令。後仍稱處士者哉。不然。元太史與先生同時。國初去元未久。何以稱處士。徵士。里人高其義。至今不忘也。余一日登長白山五龍池。上有三賢祠。不知朔自何時。中祀伏生。范文正公。并先生而三矣。夫伏生口授遺經。羽翼

絕學希文流。寓醴泉。後叅大政。厥功爛焉。兩公者。誠爲不朽。先生遺榮歸田野。授徒自樂。不必著述乎文章。聲施乎竹帛。而唯自甘澹靜。夷然自托於隱君子之列。百世之下。聞風而俎豆之。古稱太上立德。豈其人與。

長白山有明僧宗泐詩帖。凡古今詩十五首。自題云。持鉢過長白。宿劉老別業。書之。永樂二年九月天台釋宗泐。李攀龍跋云。此長白名蹟也。按泐季潭以胡惟庸之獄。連染免死。發往槎峰。與倣散僧渡江。至江

浦石佛寺示寂。事在洪武中。而此署永樂二年。謬矣。戶部尚書邊貢詩。朝望長白山。暮望長白山。山色有朝暮。吾心常自閑。

吏部尚書楊巍詩。君家長白山。中有醴泉寺。垂老不能遊。笑我緣何事。君今訪我來。更復談清致。一泉生峰頂。亂流到平地。范公讀書堂。四時罨蒼翠。豈惟山水佳。其人亦相似。酌君一杯酒。相看各意氣。白雲逐君來。使我生遐思。

崧少山人張鯤石刻絕句。在醴泉寺范祠。危閣烟霞

出峰簷麋鹿來春泉落西澗。聲遶讀書臺。風晝谿楊
色。烟春崑蕙香。人言背絕壑。纒是上書堂。山護埋金
窟。泉通畫粥廚。傳經衣鉢在。常伴老龍圖。靈剎羣峰
合。名祠半日遊。難逢浮海術。易集下山愁。按鯤鈞州
人。今禹州嘉靖間官副使。

古栗老友碑。明少保張公延登書。在黛溪側。

隋來整。榮國公護兒之子。驍勇善撫士衆。討擊羣賊。
所向皆捷。時孟讓王蒲衆十餘萬。據長白。羣賊歌之。
曰。長白山頭百戰場。十五五把長鎗。不與官軍千

萬衆。只怕榮公第六郎。

先生此錄已刻于漁洋山人集中。丁丑春復以
鈔本見寄。較之刻本稍詳。此帙悉從鈔本。恐觀
者謂有異同。附識于此。以誌所從來。云新安張

潮識

吳白山集

臈

昔謂亦異同。州齋于北。以齋。則發來。云。齋。安。其。
檢本具。齊。鍾。之。陵。本。齋。精。北。州。悉。發。檢。本。恐。誤。
式。主。北。難。以。限。于。燕。第。山。人。集。中。丁。丑。春。對。以。
萬。眾。只。外。榮。公。論。六。瓶。

檀几叢書二集卷十九

武林 王 暉 丹麓

天都 張 潮 山來 同輯

水月令

新城王士禎阮亭述

曹縣古北毫地瀕大河。其人習知水候。偶得
無名氏水候占一卷。其詞頗近古。因稍芟次
之。為水月令一篇。如左。備河渠參考焉。

正月。立春後。風動泉涌。山中積水挾冰而下。河乃暴

檀几叢書 水月令

二集

漲曰擠凌水。

二月陽氣上升地脉潛行春雨霖霖溪澗滿盈漚之

大河波瀾驟驚是時桃始華曰桃花水。

清明治河使者以少牢祭立標水頭刻時更番覘候

水痕每添一寸夏秋之交輒一尺曰清明水亦曰信

水。

三月蕪菁花開曰菜花水。

四月麥苗剡剡山蛆浮出漁人網得知高源之有漲

曰麥芒水。

銅土人謂之山蛆生山鱗重不過一斤崇禎辛未浮河而下或至六七斤亦屢失荆

隆門標
沒萬家

五月曰瓜蔓水。

六月溪山窮陰堅冰始泮萬山合流沃宕山石水帶

蔡腥曰山礬水。

七月豆花方盛曰豆花水南華云秋水時至百川灌

河是時隄防始急。

八月葵亂花盛曰游龍水土人謂龍出遊行非也龍

以八月為夜游龍水蓼也。

九月九日曰重陽水十七日俗謂河伯生辰雖三秋

水月令

旱乾是日水必溢。

十月霜降水眠。河流既道如一槽然。曰復槽水。

十一月斷冰雜流。槎牙寒沍。曰激凌水。

十二月大寒凝沍。一望積雪。曰冰澌水。

不時暴漲曰客水。

全河大流乘勢直趨。迅如陣馬。與岸齟齬。節迫不轉。

後隊分騎。曰倒洋水。

半高半低。兩際相夾。勢如對案。形如削瓜。曰切水。

聲

欵發欵止。莫知去來。一波皺起。如銀濤堆。曰河喘水。
此水見常大水。

斷壠巉巉。盤渦激蕩。崩高穴深。聲容百狀。曰聚灣水。

一灣既過。河直流妥。溶溶澹澹。聲響不作。曰入流水。

大流漂漲。餘力奔赴。水高岸平。勢猛浪怒。加以沙中。

坎窞。行險而躍。或如人立。或如鵠翔。澗不沒膝。波轟。

滅頂。聲吼遠邇。如鳴蒲牢。曰刮灘水。水雖淺。不可涉。

鳴鉦伐鼓。飛水如織。雲霧四塞。羣鷺翔之。曰崩灘水。

岸雖高。不可近。

移。磯。橫。注。側。力。全。出。避。射。如。弓。巧。機。深。入。曰。劄。岸。水。
 盈。科。溢。漕。淵。泝。平。進。陵。谷。失。形。山。澤。莫。辨。曰。抹。岸。水。
 埽。壩。敵。朽。潛。流。漱。下。圻。坦。洪。中。罅。危。奔。馬。曰。塌。岸。水。
 風。浪。旋。激。蹲。崖。伏。候。一。波。凌。厲。萬。波。騰。湊。曰。捲。岸。水。
 遠。勢。初。近。後。浪。停。隨。呼。吸。繼。進。濤。聲。四。馳。曰。上。展。水。
 平。流。徐。進。押。浪。轉。灣。旅。酬。未。畢。蹙。踏。鳴。弦。曰。下。展。水。
 上。展。有。盡。下。展。多。力。

皚如汎雪。矯如奔羊。水花詭激。靜躁靡常。曰。竊。窳。水。
 險過怒息。勢大徐起。細浪不生。波如屋裏。曰。篤。浪。水。

亦曰大潮水。行舟遇之多溺。又有移岸水。駁灘

水。夾岸水。閃灘水。藏岸水。分脊水。爭龍

水。透厓水。遠灘水。總之力猛則勢雄。流急則節

險。柴曰神水。

檀几叢書二集卷二十

武林王暉 丹麓

天都張潮 山來

三江考

西河毛奇齡大可著

三江之為名久矣。其在經傳則雜見之禹貢。周禮。職方氏。爾雅。國語。水經注。史記。吳都賦。吳越春秋。諸書。而特其所為註言。人人殊。卒莫得而指定之。夫讀書。通大義。自昔已然。况古今山川。陵谷遷變。耳目踪跡。

未必悉合。泥古者無所于通。而揣摩臆度之見。又未可為據。然而大概可睹也。考禹貢有曰。三江既入。而孔氏為傳。則曰。自彭蠡江分為三江。而入震澤。夫彭蠡未嘗分為三也。且彭蠡亦未嘗入震澤也。周禮有曰。其川三江。而賈公彥為疏。則曰。大江至尋陽而合為一。至揚州入彭蠡。而復分為三。而後入于海。夫公彥雖不以三江之入為入震澤。然而彭蠡在尋陽之南。幾見江漢之分。至尋陽始合。而大江之合。至彭蠡又分。且聞彭蠡入江矣。未聞彭蠡能入海也。至若禹

貢導水。則復有東為中江。東為江北之文。而漢地理志附會其說。遂以吳縣南一水。東入海者為南江。蕪湖西一水。東至陽羨入海者為中江。毗陵北一水。東入海者為北江。夫毗陵北一水。即大江也。夫仍以大江為三江之一。既已不倫。而又其所謂南江者。則經無明文。徒以北江中江而推類言之。且經之所稱中江北江。無非大江。今但以北江為大江。而中江不然。則又何也。乃若郭璞註爾雅。則以岷江浙江松江當之。夫浙江松江固矣。岷江即大江。按周禮職方氏。其

在荆州則曰其川江漢。而于揚州則曰其川三江。夫猶之岷江江漢一江。而既以表荆。復以之表揚。不其紊乎。乃若吳都賦註。則以爲松江婁江東江。而宋儒註禹貢。因之。夫松江似矣。而東江則自昔迄今。必無其地。且史記正義。但云婁江入海已耳。亦未聞入海之江有三也。不善讀書者。泥于禹貢之文。曰三江既入。震澤底定。則必震澤之定。有藉于三江之入。而後可。夫文無定形。或對舉而分標。或連稱而轉見。彼我叅合。亦各有義。如必以既入爲泥。則禹貢兗州有曰。

雷夏既澤。離沮會同。青州有曰。嶠夷既略。濰淄其道。將必雷夏澤。而後離沮同。嶠夷略。而後濰淄道乎。抑非乎。夫事不証。今仍當考古。夫三江之說。于今已不合矣。請卽以古較之。夫揚州之域。其地甚廣。其爲川爲浸。爲澤爲藪。亦甚不少。如必拘既入之文。而限于一地。則職方氏云。其澤藪曰具區。其川三江。其浸五湖。假使具區爲五湖之始。而三江卽五湖之終。則猶之五湖也。五湖太湖也。揚州何地。職方氏何掌。周禮何書。而問其澤曰太湖也。問其藪曰太湖也。問其川。

曰太湖也。問其浸曰：太湖也不幾小揚州而笑職方之陋哉。然則如何？曰：韋昭曰：三江者松江、浙江、浦陽江也。夫揚州之水亦有大江。其言彭蠡則已該大江之勝矣。而于是南及松江，則震澤之下流也。而于是又南及浙江，浙江卽錢唐也。卽水經注所爲漸江者也。而于是又東及浙東之水，曰浦陽江。浦陽江者與錢唐異源而殊流者也。其後雖同流，然其殊者自在也。蓋浙之入海，力大身雄，其爲水長亘千餘里，湯湯下溲，歸于尾閭，此易曉也。松之人海，則吳淞支流分

而爲婁，雖其入海處踪跡未明，渺不及浙江之萬之一，然猶易曉也。惟浦陽入海，酈道元水經注南國頗略，遂訛爲入江。不知浦陽者發源于烏傷，而東逕諸暨，又東逕山陰，然後返永興之東而北入于海。其在入海之上流，卽今之錢清江也。其接錢清之下流，卽今之三江口也。故明世紹興知府戴君湯君，導郡水利，則上遏浦陽之入山陰者，而使之注江；下濬浦陽之入海者，而使之注海。其在錢清相接之口，名三江口。其在海口之城，名三江城。置衛名三江衛，建閘于

其上以司啓閉名三江。閘其尚名三江。則自古相仍。幾微不斷。餼羊名存。夫亦可以爲據矣。至若水經注記臨平湖。則又曰湖水。上通浦陽江。下注浙江。名曰東江。則疑庾仲初作吳都賦註。所稱松江婁江東江者。未必不卽指松江婁與浦陽。而後人誤釋之。而求之吳淞之左右。毋怪乎求之千餘年。而終不得其地也。要之浦陽本獨入海。而由諸暨。而山陰。而蕭山。其中經流。雖多沿革。而入海之道。依然如故。此可驗耳。若非浦陽。則岷江松江婁江。皆吳地也。國語曰。夫吳之

與越。仇讐戰伐之國也。三江環之。夫松江婁。則焉能環越哉。且國語又曰。與我爭三江之利者。非吳耶。若非浦陽。則盡屬吳地。而反曰。吳將與我爭吳地之利。是妄語也。且不聞范蠡之去越乎。吳越春秋曰。范蠡去越。出三江之口。入五湖之中。夫惟浦陽爲三江之口。則蠡之去越。將必出浦陽。而入海。由海而入松。由松而入湖。國語所謂遂乘輕舟。而入五湖者。是也。如以爲松江婁江。則松江婁者。五湖之下流也。豈有出松江婁。而反入湖者。古文具在。而學者貿貿。究至堅持其說。

必欲執三吳水利以註古經。夫水利焉能註古經矣。

檀儿叢書二集卷二十一

武林 王 暉 丹麓

同輯

天都 張 潮 山來

黔中雜記

新安黃元治涵齋著

康熙二十有二年癸亥。余奉除書判平遠。冬十月抵任。越明年甲子春正月。府改爲州。余與太守孫茲菴先生。遂皆以二月去。計余受事僅百日。於茲土無毫髮補益。而諸苗父老反以余兩人速去相歎惜。於此

見荒徼人心猶足與為善。余與官斯土者仁漸義摩。導苗民於為善之路。爰取風土略記之以告後之君子。平遠為水西安氏比喇地。自康熙某年吳三桂破水西安坤誅滅。奄有其地。遂建置府治。與大定黔西威寧並稱新疆。而平遠實為三府冠。東連新貴。南距鎮寧。東北為黔西界。西為雲南霑益界。城北門五里。即大定界。又北為威寧界。惟霑益界為最遠。截彼補此。地可三百里云。其城土牆厚尺許。高不丈。遇霪雨即頽塌。修築無虛歲。亦時時遊城中。府

廳皆草舍。背負石山。巘巖峭拔。如劍豎戟。張衛衛之。牆以竹罅。隙珊珊。內可窺。而盡川堂。而外梁柱傾欹。門壁空洞。兵家雞鳴犬豕。悉雜入。而臥於堂上。其往來街市者。或憚紆途。則往往徑此。以取捷。莫能禁止。其城郭官廨。乃如此。府故有黌宮。自逆賊拆毀。兵復乘之。遂蕩然無有一存者。先師木主。寄於僧寮。過者傷之。諸生文武可六十人。非土著。皆散處他郡邑。其城居者五六人耳。學校人文如此。其寥落也。境內頗多田。因田制里。里有九。城東為向化。又東為懷忠。

界新貴爲興文。北慕恩。南太平。迤西爲敦仁。崇信。去城皆不遠。獨時豐歲稔。二里懸於西北。與霑益州隣。往往有鞭長莫及之歎。歲徵糧額八千石。經亂荒蕪。今視前額。減已過半矣。未二十年而田賦增損已如此。城中皆兵。惟東南二門外。流氓落落十數家。至羣苗。則皆僻居溪洞。籠箐中。如鳥獸之巢穴。不能以近人。苗非一類。若羅鬼。若犵狁。若白苗。黑苗。花苗。若蔡家子。龍家子。仲家子。犵狁種有五。羅鬼亦分白黑。裸二種。安氏白。裸也。其黑者。下安氏一等。如今頭

曰阿五是。獨仲家子中。頗有知文墨者。其最桀驁不馴。則惟羅鬼。諸苗莫不畏憚。尊奉之。其文字語言。不可曉。字多方形。間亦有能爲漢語者。飲食起居。諸苗亦相若。惟衣裳顏色。則各從其類。如白苗衣白。黑苗衣青。是也。其男子。非充隸役。不薙髮。髮上束。復以青布疊寸濶。自腦後經兩耳。結于前。餘其末。并髮紉之。作尖髻。坐額上。蟠曲如螺。面垢不甚澣。衣止齊膝。膝以下。布裹之。草履。足背頰象皮。腰皮帶。朱髻。附帶右。有皮夾袋。袋外插短刀。肩不能擔。凡薪米之屬。悉背

負善走躡懸崖撓干猿鳥結寨而居居扁箐為

牆梁柱無鑿柄以葛藤裹束其極杖無衾席眠

則藉草天寒則披篲夜則燒煤稍富者得衣氈然無

袖拘其左右使圓之以襯兩肩至胸項之間結以帶

頗力耕稻熟則剪其穗束而跨諸屋梁俟極乾春而

糶之或以易鹽布自飯稗米土碗出門則以竹篾結

兩甕如碗大一盛飯而一覆之以繩繫腰上遇淵泉

則以小木瓢汲淘而下得鹽少許置掌心舐之味甘

於肉矣見官府故作畏謹狀其心至詭譎不可測然

論以誠信亦每折服其技善殼弩及烏鎗與連刀挾

仇怨則殺人父母死無棺夾以兩木板而橫葬之擊

鼓吹喇親戚宰牛羊雞豕以助名曰作戛勢挾弱苗

苛索所有名曰扯手其婦人衣長領裙襖百疊文如

錦如繡而粗澀又如氈氍亦草屬頭髻或中或偏或

貼銀雲額或髮際橫一梳而罩以青布無婚娶禮女

子踏歌男子吹蘆笙和之音調諧則配合行必以羣

或采茶采薪采野菜亦背負如男子此諸苗之俗如

此其山盤裹層疊峰巒多倒側極類苗子撮髻環城

諸山。峴嶮而少樹。豐茅曲塢。虎豹吠之。冬則沿山而
焚。千嶂如炭。山之陰。卽茂林翳天。人跡罕到。山鬼往
往。吟嘯于其間。雲罩巔頂。卽大雨。雨必連旬。及冬則
白氣彌山。望之如雪。寒凝草樹。皆成冰。如瑤花玉筍。
堅厚圓潤。絕非積雪之比。土人謂之凌山。多怪石。如
百獸蹲舞。首昂尾掉。欲起而搏人。又多怪洞。恢敞屈
奧。中有淡潭。爲蛟龍窟宅。頂懸石乳。狀類難名。巖隙
漏天。陰濕鬱蒸。以故多雨。其水惟簸朶河最大。濶數
十丈。沉碧不流。臨之令人毛骨兩岸。危峰礙日。密樹

蒙烟。虎嘯猿啼。人聲斷絕。雖高卓之士。過此不能不
悄然而悲矣。至穿城一水。發源鳳皇山下。行數里。水
忽斷。溪底攢石聳角。穿空翔飛。兩岸者如大風吹烈
焰。而捲狂瀾也。溪自城南入。接東南兩龍潭水。合流
出北門。又合別流。東北行十五里。復忽斷。高山阻截。
水乃厚蓄其力。衝山腹而洞之。遂貫穿以行。漁舟然
炬入窮之。莫知所底。山水之怪險。有如此。其產則漆。
雄黃。黑鉛。皮器。小馬。熊膽。麝香。雞蹤。鸚鵡。白鷗。菁雞。
雞。長尾白羽。而黑其邊。周圍如淡墨之所畫。極可觀。

然苟畜於家。見人輒避。又有黃連。桔梗。柴胡。白芨。柴胡英似野芹。土人采而藿之。謂之羅鬼菜。白芨根似葶藶。苗婦取以浣衣。甚潔白。其花似蘭。而色紅。亦最艷。然而不香。此與箐雞羽毛。徒有文采。而皆不適於用也。其道路關隘。則紆屈羊腸。苗賊嘯呼。剽掠出沒如鬼蜮。東路由威清入。有象鼻嶺。險絕。嶺下卽簸朶河。渡河爲雷打坡。坡頂大寨。名崖上。兵踞崖巔。下跨大河。以捉象鼻。則威清之路。可以無梗。東北路。來自黔西者。爲紅崖。爲猓結河。河之南爲白沙塘。崇坡密

箐行者。膽掉。從大定入。爲北路。自比度坡。過六歸河。南上青岡嶺。嶺路逼天。飛鳥欲絕。說者謂屯兵白沙塘。東渡猓結。以扼紅崖之險。結壘而戍青岡。北阻六歸。而策大定。兵據比度坡。以爲藩籬。如此。則三府相爲犄角。賊不敢出。兔窟而陸梁矣。府治西南。行爲鳳皇山。高三十里。頂平濶。山麓坦衍。穆將軍戰壘在焉。山鳳皇山六十里。至鎮寧三岔河。卽吳三桂積米接濟平遠兵糧處。今其倉尚在。似未可廢。以鳳皇山爲首。象鼻嶺爲尾。連帶黔大。以爲羽翼。則平遠腹心可

帖席臥矣。其要害大略如此。至諸苗各有寨。寨有頭目。阿五爲之魁。阿五者。安坤奴也。坤死。五逸去。迨吳三桂反。五欲挾還水西地。亦稍爲之助。適穆將軍提大兵。恢復新疆。五乃翻然出迎。捐米數千石。餉兵。將軍以爲功。故自是遠近無不知水西有頭目阿五者。先是安坤妻祿氏。烏蒙女也。安坤旣誅。祿氏逃入烏蒙。垂二十年矣。三桂滅。阿五乃奉其主母。自烏蒙歸。舊巢謂祿氏有遺腹子。名勝祖。云未幾有告阿五謀反者。大定張總鎮逮而鞫之。謂其罪當誅。祿氏急。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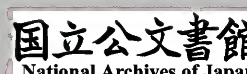
懇總鎮實誣。祿總鎮竟削職。而阿五晏然。

天子復念捐米功。授勝祖宣慰司銜。阿五六品長官司。銜此。今甲子年。平遠府改州時事也。大抵苗獫自漢唐以來。未嘗郡縣治也。及今建置未久。又煽于逆氛。雖已平復。然欲其一旦皆帖然而蹈詩書禮義之軌。此實難矣。當置郡之初。設知府通判推官以治之。未幾推官裁。而知府尊崇。佐以通判。仍足以樹恩威。而廣彈壓。矧又有協將屯重兵鎮之。故諸苗俛首以就。羈縻不敢動。乃前之議者。謂挈土地還之。可坐而受

其貢獻今之議者又謂滇黔已蕩平兵應裁平遠兵二千二百應裁四之一然既建為府矣苗裸亦赤了也已視為子苟又以為子不肖不習知詩書禮義將舉而度外置之彼如出柙之虎兇弄其毒弩長刀之舊技攘臂而咆哮其孰能禁之且府又改為州矣彼視州官不能如太守之尊崇此其心亦稍稍菲薄之而勝祖阿五又已受宣慰長官之銜諸苗繫心此其勢又足以抗衡挾其抗衡之勢而行以菲薄之心使復無重兵彈壓之官長將有所難堪此如水行亂石

中勢必激而為波濤高隄厚岸彼猶將薄之顧可自撤其防耶是惟官斯土者清儉持身行仁布義推誠以感動之而鎮將復時加訓練積威聲而強根本則忠消於未萌澤流於漸染庶使其趨善如歸而化為詩書禮義之俗歟

王阮亭先生曰文不過二千餘言耳而山川之阨塞風土之險惡巖壑之幽奧兵食之利害善後之機宜無不備具于尺幅之內分之可作數篇大文字合之仍是一篇有首尾文字真奇作也若夫借



箸而談語有關係又不僅文筆之奇矣。
 劉宐人先生曰。寫山川風俗之奇。歷歷如畫。末幅
 審度時勢。條晰機宐。尤徵胸中經濟。此天地間有
 數文字。
 兄俞邵曰。借記風土。抒其籌邊之畫。老謀確見。非
 畱心經世。讀書稽古人。不能道。李文饒。虞忠肅之
 流。有事斯土者。宐置一編于座右。以為未雨之綢
 繆。無徒作文字觀。

檀几叢書二集卷二十二

武林 玉 晬 丹麓

同輯

天都 張 湖 山來

苗俗紀聞

龍眠方亨咸邵村著

自沅州以西。卽多苗民。至滇黔更繁。種類甚夥。曰黑
 脚苗。曰花苗。曰犵狁。曰仲家。曰蔡家。曰龍家。曰夔兒。
 子曰倮羅。曰擺夷。曰羅鬼。皆苗裔也。但有生熟之異。
 生者匿溪箐中。不敢出。無從見。熟者服力役。納賦稅。

與漢人等往往道上見之。男子縮髻于頂。纏以布。或青或白。少者束髮如尾。連于髻。若瓶把然。纏頭之布。綴以小貝。燦燦可觀。衣皆青布。貧者則衣草。狀若箕。衣結小密而長。等身。疑卉服之遺也。婦人髻高一尺。膏以脂。光可鑑人。婀娜及額。類疊而銳。倘所謂烏鬢。髻耶。無老少。腕皆約環。環皆銀。貧者以紅銅為之。項著銀圈。富者多至三四。耳鐙疊疊。及肩衣以五彩帛。錯如繡。衣無中衣。止板裙。百折裙亦五彩。無帛者以花布代之。間亦純青。僅及胛。赤足草履。所居在山。奧

去孔道遠。近居之土。無不開貿易。以日所屬為場。如寅為虎場。卯為兔場。各有分地。不相紊。場之日。男女畢集。商賈往焉。常往其地者。熟其風俗。云其婚也。無媒妁。男子壯而無室者。以每年六月六日。午將蹉。悉登山。四望吹樹葉。作啾啾聲。則知為馬郎至矣。未字之女。羣往從之。任自相擇配。先合而後議婚。視女之好惡。以定聘之高下。聘無幣帛。唯牛若干。猪雞若干。父母不受聘。聘歸舅氏。云還娘錢。如女多以一婚舅家。舅則不復取聘矣。婚後不同寢處。唯私媾。俟孕而

乳始同焉。人率多力，以背負物，無七箸，以手搏食，無
竈，生火于地，懸釜以炊。老幼男婦尊卑列無序，環釜
席地而坐，出入必佩一革囊，中納弩一、刀一，以善鬪
也。卽僱工于漢家，賃春行汲，必佩以從，亦知孝事父
母，呼父曰阿爸，母曰摩兒，曰个轟，第曰阿濟，妻曰買
住。如遇父母之喪，不棺不斂，刺豕烹葵，炊米釀酒，呼
其祖宗而祭之，云以化者，相托聚族，類餽其餘，羣助
以力，昇而之山，坎其土，削大木四，相土中，瘞戶入而
瘞之，不封不樹，瘞後不復再至其地，歲時唯野祭耳。

祭則豕一，粗去其鬣，烹以薦，穢與血皆不除，云敬也。
無跪拜禮，惟俯伏稽顙而已。祭畢，卽于野分食，盡始
歸，呼漢人爲客，客入其屋，除所貨物外，不得他攜持
以進，蓋多所忌也。最忌者箕與籃，云其祖宗所畏，其
屋甚卑，檐可俯然，皆有樓，上居人，下卽畜雞豚牛馬。
雜穢不治，客至，一寨之人皆延至其家，爭爲設食，食
惟二器，飯一，雜肉一，器皆剝木爲之，如槽，櫪而小，卽
十數家亦日逼之，若有不至，則嫌怨生焉。至食
之多寡，惟聽客不相強也。主其家者呼爲同年，同年

嫂彼則視如親戚。或欲之他寨。必遣一人伴之。往來防不虞也。或有調弄其婦者。知卽殺之。然無賴者亦常得利焉。彼中自相仇讐甚多。至不解。以及世。若世仇。不獨怨家之子弟。卽戚串及同寨者。皆不得徑仇我者。界徑必維繫之。先飫以飲食。勒盡飽。繼縛其手足。捶楚備至。令殆而盡吐其食乃止。以長木繫其頸。械其足。使有寨人通聞其家。令備牛馬以贖其家。不自備。責索于怨家。或怨家贖不如期。不如數。則斃之。其人斃。則怨家倍所贖牛馬之數。以償若小隙爭論。

不已。則彼此期以日以地。辨曲直。地必酌道里之中。無偏近。屆期。兩寨之人。及兩家戚屬。以弓刀從。左右列中。設一大鑊。滿貯水于中。置一斧。燃以沸。沸熱不可執。兩造各言是非。言竟。互鳴金。聲震林谷。金盡。彼此仰而呼天。移時。各以手入沸湯中。取斧。得斧而手無恙者爲直。焦爛者爲曲。如直在左。則右者奔奔。不脫者羣執而殺之。雖死數人者。不敢校。死者家亦不敢向怨主償。云天所命也。曲者復備多牛馬。以請成。右直亦然。俗無文契。凡稱貸交易。刻木爲信。未嘗有。

渝者木卽常木或一刻或數刻以多寡遠近不同剖而爲二各執一如約時合之若符節也尚勢力弱役強貧役富貧者多時出爲盜明時如清平落邦平越新添諸道口行旅伴少則不敢出諸塗今則行千里不持寸鐵蓋遠人之畏威懷德也慨自羽格以來夜郎自大漢武帝始通西南夷而楊僕樓船及後馬援銅柱以迄五月渡瀘七爲擒縱南人始不復反唐宋時屢服屢叛大擾軍興明初傅沐二公帥師戢略數年始克至正統嘉靖萬曆年間順逆不常師武臣力不知凡幾亦惟羈縻而已孰有如今日王師初下卽帖然弭耳列就編氓者哉惟在後之蒞茲土者宣布帝化董之以威柔之以德將見億萬斯年胥格其俗而爲禮樂之鄉矣

檀几叢書二集卷二十三

武林王淖丹麓

同輯

天都張潮山來

念佛三昧

姑蘇金人瑞聖歎著

娑婆世界釋尊住持。華藏世界盧舍那世尊住持。釋尊新成佛盧舍那本成佛也。他方世界有阿彌陀佛住于極樂國土。一花一世尊。非算數譬喻之所能及。所以阿彌陀經為無問自說經。首題佛說阿彌陀下

加不得一佛字

然燈佛者。一微塵佛也。釋迦佛者。無量微塵佛也。釋迦佛者。名為病愈。阿彌陀者。名本無病。世尊說阿彌陀經。另一施設。與諸經不同。乃是為一切眾生。畢竟不能破我故。特地全舉法界。說你本住在極樂國土。中。各各蓮花化生。有甚不好。譬如醜婦人。一般貯之。洞房深宮。亦自覺標致也。喜怒哀樂四字。以樂為極。所以知之學者。好之聖人。樂之即天地也。蓮花取相。連義曰蓮。三世相連花。有房房有蒂。因非實相曰花。一一眾生各

坐一花。花開見佛。則見釋迦佛也。極樂國土。九品化生。上品上生者。乃是彌勒。一生補處。于此成佛。下品下生者。乃是阿鼻大地獄罪人。于此成佛。是人因犯極惡大罪。下阿鼻獄。有善知識。以種種因緣。唱阿彌陀佛。如千年暗室。一燈照之。而此罪人。聞此名字。地獄即在蓮花中。而此蓮花。即在極樂國土中。而此極樂國土。為阿彌陀佛世界。中此阿彌陀佛世界。乃即在無量大地獄內。一罪人之八識田中。是人總犯極惡大罪。不敵阿彌陀名字。所以地獄應時粉碎。此謂

寶上叢書 念佛三昧

二

二集

下品下生也

菩薩不願住於惡濁世界則不得不求生極樂然而得生極樂乃是果事欲獲果者先須造因云何造因念佛三昧是也念佛之法不可以妄心念于遙佛亦不可以妄心念於妄心何以故妄心者是生死因不能感通于本際故以生死因不能感通故故佛本不遙而遂遙也復次妄心念于妄心者凡夫正為妄心連持至墮地獄今復教以如是念佛彼即以前妄心為念後妄心為佛或以前妄心為佛後妄心為念如

是即與世間流浪何異是故此法所不應用夫念佛之法不應先見佛次作念正應先念成次見佛所以者何若先見佛佛是何事如是名為大妄語人又即使感應道交佛或示現然佛來尋念佛去久矣又况能念正是妄心妄心何可唐突於佛所謂先念成次見佛者念是實佛是假菩薩以本際為念而以妄心為佛問何故不以妄心為念本際為佛答本際者不可見不可見則不能令行人發歡喜心又本際纖塵不立若行人於念處用力即大不應又師子乳用玻

檀几叢書

念佛三昧

三

二集

瓊。器不受。若行人欲以安心念本際。辟如毒。孔。終。竟。不。受。又念佛三昧對住生死。若用安心道。遂終入生死海無疑也。

檀儿叢書二集卷二十四

武林 王 焯 丹麓

天都 張 潮 山來 同輯

佛解六篇

新安畢熙暘嶠谷著

振篇

佛者。振也。振人而成佛也。若能轉物。即同如來。振字註脚也。如何是佛。曰麻三斤。如何是佛。曰乾矢橛。此振之之法也。何以爲振之之法也。有人于此。或執扇

子或執茶椀。或執拄杖。試問之曰：此是何物？人必曰：扇子。曰：茶椀。曰：拄杖。有佛于此。或執扇子。或執茶椀。或執拄杖。試問之曰：此是何物？佛非棒。即喝矣。非棒。即喝者。麻三斤。乾矢橛之象也。曰：扇子。曰：茶椀。曰：拄杖。人之象也。人之象者。人之知也。其曰：扇子。曰：茶椀。曰：拄杖者。知之直也。人之生也。直。此知之所以從。矢也。其棒。其喝者。非不知目前。是扇子。是茶椀。是拄杖。而不曰：扇子。茶椀。拄杖者。欲振此知也。振則不直。不直則橫。人直生。禽獸橫生。人之異于禽獸者。以直橫

之別也。一切衆生。皆有佛性。振知之性也。謂一切衆生。皆有入性。可乎？孟子言：犬牛之性。非猶人之性。此孟子之功。不在禹下也。

覺篇

予之以振解佛也。有愛而誦之者。有駭而異之者。愛而誦者。什一。駭而異者。什九。此無他。以鄙言為未經。前人已道之言耳。欲知前人已道者。其以覺訓佛乎。然以覺訓佛。而不識覺之何以為覺。猶然不識佛矣。夫覺者。見也。見而未學也。孔子曰：以思無益。不如學。

也。蓋既覺必繼之以學也。佛乘則曰空生大覺中如海一漚發乃學前之覺也。有覺無學止可謂之見不可謂之知。夫見山見水人如是佛如是禽獸亦如是也。見山曰山見水曰水者人也。見山曰水見水曰山者佛也。見山而不知山見水而不知水者禽獸也。夫見山水而不知為山水則必見父母而亦不知為父母矣。此聚塵之所由來也。見山曰水見水曰山此以糊餅為饅頭之象也。糊餅饅頭何異趙高鹿馬其流禍可勝道哉。弑父姪母勢所必至山辨之不早辨也。

夫見山曰山見水曰水此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原也。以是知覺之不可廢學也。學者何學孝學弟也。有子論孝弟而謂為仁之本其得夫子論學之旨也微矣。論語首記夫子之言而即繼之以有子之說非無謂也。覺者何覺性也覺仁也覺性之仁之空也覺性之仁之空而不知仁之實也仁之實事親是也空之與實其義相反孟子揭一實字以立論于千古之上其功已垂著于千古之下矣予之所言亦敬遵乎孟子而已矣有何異之可駭乎。

茂禮篇

吳叔子問儒釋同異。子曰：智及之，仁能守之，莊以蒞之，佛亦能焉。但動之不以禮耳。叔子曰：佛有戒律，得非禮乎？子曰：非禮也。禮有等殺，親親尊賢，禮所生也。佛法平等，無有高下，其不親親可知矣。其無等殺可知矣。且禮定于祭祀，佛無祭祀也。叔子曰：佛氏有齋。天禮懺，啖口科儀，豈無祭祀之意乎？子曰：佛氏齋天，禮懺，啖口科儀，可謂得觀卦盥而不薦之餘意，不可謂全得聖人祭祀之意也。聖人之祭祀，莫重于郊天。

郊者何？謂天地人三者相交也。郊，天子之事。佛氏齋天，以衲僧而行。天子之事，其非禮孰甚焉？叔子曰：禮懺，啖口，豈無驗乎？子曰：禮懺一法，近于子路所云也。人有過而內自訟，卽禱也。豈俟其有病而後禱爾？神祇乎？若所謂啖口，賑孤之說，其法與張道陵書符遣將相似。羽士稍知靜功，便不屑習書符禪僧。稍知向上一著，便不屑習禮懺。啖口，豈有吾儒學聖賢之道，而爲此等所惑耶？叔子曰：然則佛氏所行，全無禮乎？子曰：佛氏所行，皆僭禮也。其曰宮殿、居室、僭也。曰

法王名號。僭也。曰監院。曰都監。職事僭也。夫禮者。聖人之所立。使堯未舉舜。舜亦終身立于溪山野人之中而已矣。孔子爲魯司寇。立于司寇也。立者止也。爲人臣。止于敬禮也。爲僧而僭稱法王。禮安在哉。立于禮者。止于至善也。動之不以禮。故曰未善也。聖人之大寶曰位。久爲賊僧竊去而不知。此儒門之失也。讀史者。但知王莽曹操爲亂臣賊子。而不知佛氏爲吾儒大盜之魁。讀史而不明道。讀史何益乎。

佛性篇

殺天下之人者佛也。竊聖人之位者亦佛也。佛之大戒有三。已自犯其二矣。其所以見重于世者。徒以不好色已耳。然其所以悖謬于聖人者。亦正以此。聖人欲成家國天下。必先誠意。意成則家國天下亦成。而其所以誠意者。毋自欺也。毋自欺者。莫先于辨別其好惡。聖人之意。好好色。當知家國天下之人之意。亦好好色。聖人之意。惡惡臭。當知家國天下之人之意。亦惡惡臭也。此聖人好惡之正也。佛氏糞掃爲衣。是好惡臭也。斷絕恩愛。是惡好色也。好人之所惡。惡人

之所好。此所謂拂人之性也。佛者拂也。拂人之性者。佛性也。雞犬以糞為食。蓋不知惡臭也。鶯馬豚蹂好花。蓋不知好好色也。故曰一切衆生皆有佛性。佛性者。拂人之性也。其所謂割截身體。立雪斷臂。剃除鬚髮。捨身喪命。皆所謂蓄必逮夫身也。或者曰。吾子之言。是則是矣。然則聖人教人好好色乎。曰。非也。好好色。性也。人所同也。好好色而不至於邪淫。禮也。聖人之所獨也。故曰必慎其獨也。非禮勿視。此聖人示顏子慎獨工夫也。子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興於

詩者。好好色也。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是也。立於禮者。好好色而不至於邪淫也。琴瑟友之。是也。友也者。友其德也。友以禮會。謂閭房之中。相敬如賓。朋也。此友之之義也。樂者樂也。聖人慎獨。已至自慊。此所謂成於樂也。成於樂者。鐘鼓樂之。是也。佛氏視此一切因緣。皆謂之惡。是其所以悖謬於聖人者。止以不知好惡也。不知好惡者。意不誠也。意不誠者。不成其所以為意也。不成其所以為意。又安能成家國天下乎。

不來篇



往來。天地相交之道也。交可絕乎。佛氏一切掃盡。不許此往。不許彼來。故曰如來。如來者不來也。此正易卦之離。突如其來如之象也。孔子曰。突如其來如。無所容也。無所容者。焚如死如棄如也。焚者何。其紅鑪點雪之謂乎。死者何。其一念不生之謂乎。棄者何。其空諸所有之謂乎。明兩作。謂之離。大人以繼明照于四方。繼明之道。本于生生。日月相推而明生焉者。以日月之往來也。往生來。來生往。來往相生。斯繼矣。繼則不絕。絕則不繼。佛之道。絕道也。佛視一切萬物。皆

為業緣。故曰若能轉物。即同如來。轉則不來矣。不來則不格矣。物格者。物來也。知至者。知往也。知無時不往。物物無時不來。知往來何罪乎。亦貴乎彰之察之而已矣。

不實篇

吾讀易。至修辭立其誠。因以知誠之為義也。誠之為言。成言也。言發于意。出于口。至于物之謂成。離物無知。離言無誠。誠從言。知從口。知誠一貫也。不誠無物。是故君子誠之為貴也。然則成言便為誠乎。曰然。然

則猩猩鸚鵡亦誠乎。曰否。猩猩鸚鵡之言。猩猩鸚鵡之言也。非人言也。非人言者。不成其為言也。不成其為言者。言之不實者也。僧問雲門。如何是諸佛出身處。雲門曰。東山水上行。山豈能行于水上者哉。今日東山水上行。是不實言也。不實言者。佛言也。非人言也。佛言轉物。人言格物。轉物物空。格物物實。大易之學。實學也。朱子訓誠曰。實。其有見于此也。

問曰。佛言轉物。人言格物。轉物物空。格物物實。大易之學。實學也。朱子訓誠曰。實。其有見于此也。

